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九十七

元

武宗皇帝

戊申至大元年春正月以阿實克布哈為右丞相行御史大

夫事

武宗沈湎日甚在廷緘口不言即蕭剌以酒誥進規亦未敢顯箴其闕阿實克布哈抗辭進對剴切指明渙得人臣忠愛之義武宗果心悅其言即當因而節飲乃藥石甫進而麴糶旋陳足知其杯勺所耽實已習成于性則其亟為嘉子亦不過姑事優容雖左右

初阿實克布哈見帝容色日悴乘間進曰陛下入珍之味不知御萬金之身不知愛而惟耽麴糶好妃嬪是猶兩斧伐孤樹未有不顛仆者陛下縱不自愛獨不思祖宗付託之重天下仰望之切乎帝大悅曰非卿孰為朕言因命進酒阿實克布哈頓首謝曰臣方欲陛下節飲而反勸之是臣之言不信于陛下也臣不敢奉詔左右

賀得直臣亦烏足收納誨
之益邪

皆賀帝得直臣遂授右丞相行御史大夫事尋以太子
請復入中書既而賜爵康國公

兩浙饑

民饑者四十六萬戶外者甚眾詔戶月給米六斗以溲
入朱清張瑄財產振之時浙東宣慰同知托歡徹爾議
行勸貸令斂富民錢百五十餘萬以二十五萬屬甯海
縣晉縣今屬台州府簿胡長孺字汲仲發州元甯人藏之長孺察其有乾
溲意悉散于民既而果索其錢長孺抱成案進曰錢在
是托歡徹爾雖怒不敢問

西僧毆上都畱守李璧釋不問

西番僧之在上都者強市民薪民訴于璧璧方詢其由

西僧為蒙古所向固難屏

除然處之亦功有遺北代

奉太過至令其位列公

孤干預政事已爲非體而其徒憑借勢力侵漁市肆擾害閭閻尤爲強悍不法且以西守重臣輒敢挺擊拘囚釋而不治則守土者將何以伸彈壓之威而橫行益無顧忌馴致陵轍王妃實大損國家體統武宗不但不繩之以法方爲下斲手截舌之令縱其妄爲紀綱安在乎

邦甯之辭免平章不過慮外廷之議其後而故爲退

僧已率其黨持白梃突入公府隔案引壁髮捽諸地捶并交下拽歸閉諸空室久乃得脫奔訴于朝僧竟遇赦免未幾其徒龔柯等與諸王和爾巴拉舊作合兒八刺今改妃爭道拉妃墮車毆之語侵上事聞亦釋不問時宣政院方奉旨言毆西僧者斲其手詈者截其舌皇太子聞之亟上言此法昔所未有遂寢其令

三月建興聖宮

爲皇太后所居

帝如上都

夏六月隴西雲南地大震

加宦者李邦甯大司徒兼左丞相

讓非果知大義也大司徒與平章均為重任豈關暨所為為武宗既悅其辭何以轉加峻擢且夏授以丞相之職躬蹈漢唐批政顛倒實甚至邦甯前辭後受尤小人要結常技周禮乃謂書法無貶詞且以分注備載所言為嘉其守分何其謬也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九十七

邦甯在宋為小黃門初從瀛國公入見世祖畱給事內庭至是帝欲以為江浙平章辭曰臣以闡腐餘命前朝赦而用之使承乏中涓今陛下復欲置臣宰輔臣聞宰輔者佐天子共治天下者也柰何辱以寺人陛下縱不臣惜如天下後世何誠不敢奉詔帝大悅加大司徒遙授左丞相仍領太醫院事

秋七月皇子和錫拉帝長子即嗣宗按和錫拉舊作和世疎今改後仿此請括河南

田詔止之

和錫拉請立總管府括河南歸德汝甯瀕河荒地歲收

其租中書言瀕河之地出沒無常近有伊瑪噶舊作赤馬罕今

改者妄稱省中委之括地以有主之田指為荒地所至

騷動被害之民相率來愬方議其罪遇赦獲免今乃妄以其地獻于皇子且河南連歲凶荒脫從所請為害非細帝曰安用多言其止勿行

築呼鷹臺于潮州

本遼潮陰縣元升潮州明改為縣本朝省故城在今順天府通州南呼鷹臺

在今通州故潮縣西南亦名晾鷹臺

初改鷹坊為仁虞院秩正二品命右丞相托克托等為院使領其事至是築呼鷹臺潮州澤中發軍千五百人

助其役

以塔斯布哈

舊作谷思不花

為右丞相奇塔特伯奇

舊作乞台普濟今並改後

仿此為左丞相

詔內外機務並從中書區處諸王公主駙馬等毋沮撓

之近侍官屬及內外諸司事非由中書議者毋隔越奏
聞

八月諸路水旱蝗

時淮陽旱蝗江浙大水詔凡發使振貸之處差稅並蠲
除之仍令有司贖饑民所鬻子女中書省臣言夏秋之
閒鞏昌地震歸德暴風濟甯泰安真定大水民居蕩析
江浙饑荒之餘疫癘大作死者相枕藉父鬻其子夫離
其妻哭聲震野所不忍聞是皆臣等不才猥當大任以
致陰陽失序願遵賢路帝曰災害有由非爾等所致也
但當慎所行爾

九月帝還大都

冬十月以西僧置勒幹巴勒舊作教民
班今改正爲翰林學士承旨

十一月省臣請汰冗官節財用

省臣言世祖時自中書以下諸司官有定員邇者諸司
遞陞一級一司多至二三十員事不改舊而官日增乞
如大德十年員數冗濫悉汰之又今中都築城大都建
寺及爲諸貴近營造私第軍民困弊廩藏空虛而用度
日廣每賜一人動至鉅萬恐至不繼宜暫節縮況百司
之事每于中書有干預者乞申禁之帝曰嘗令諸人毋
干中書之政他日或有乘朕忽怠持內降文記至中書
者則執之以來

禁賈人乘驛

時有進沈檀異木可構宮室者敕江浙行省驛致之中
書省臣言西域賈人佩虎符馳驛馬名奉敕求珍異乃
或以一豹上獻亦要回賜虎符國之信器驛馬使臣所
需畀之商賈誠非所宜既又言江浙諸驛半歲間使人
過者千二百有餘三布幹鼎舊作三布氏丁今改等進獅豹鴉鵲
數日食肉千餘斤自今有來獻者乞令自備資力從之
覈天下屯田

中書言天下屯田二百二十餘處由所用非人多致廢

弛除四川甘州應昌

元路地在今克西克騰西北

雲南爲地遼遠餘

當選習農務者往覈其可興者興可廢者廢詔從之

閏月太傅哈喇哈斯卒

諡忠獻

伊徹察喇進攻徹伯爾諸部漠北悉平

伊徹察喇言徹伯爾諸王之在邊境者素無悛心儻諸

部合謀必為國患請撫安都幹之子庫齊舊作款及處

諸部來歸者于金山之陽遣軍屯田山北脫彼有謀吾

已擣其腹心矣帝稱善趣進軍攻之徹伯爾等果欲奔

庫齊不納遂相率來降漠北悉平

左遷敬儼字威鄉其先河東人後徙易水為兩淮轉運使

時儼為江南治書侍御史以議立尙書省不便忤宰臣

意適兩淮鹽法久滯乃左遷儼為左運使欲陷之儼至

黜貪理敝課復增羨至二十五萬引河南省臣來會鹽

筴欲以所增羨為歲入常額儼以民罷已甚以羨為額

圖喇跋扈不敬至乘醉而
曠目狂言實無禮于君之
甚者自宜明正刑章然推
其悖慢之由乃自恃擁戴
前勞遂懷怏怏不知圖喇
本武宗疏屬定位之始僅
能手縛一賊臣有何大勳
而遽膺茅土賞過其分轉
致怨望滋深實由武宗不
善馭下有以釀成之也

病民以為己不可遂止

己酉二年春正月越王圖喇有罪賜死

圖喇居常怏怏有怨望意前秋帝幸涼亭

元時巡幸駐蹕處有東西

二涼亭廢址在故開平城南明置驛于此去古北口四百六十餘里

將御舟圖喇前止之

言涉不遜帝由是銜之及宴萬歲山

在今獨石口外上駟院牧廠東土人

名額勒哲伊圖

圖喇醉起解腰帶擲地曠目謂帝曰爾

與我者止此耳帝疑其有異志命省臣鞠之儼服遂誅

之

始親饗太廟

以受尊號告謝太廟為親饗之始

是冬以上太祖睿宗尊諡廟號及光獻註

聖皇后尊諡復親饗光獻太祖后註聖睿宗后

追還內降璽書

丞相塔斯布哈等言朝廷璽書不由中書徑令翰林頒

給者自大德六年至今凡六千三百餘道皆干土田戶

口錢穀銓選獄訟害民妨政之事請悉追奪後凡不由

中書者乞勿子之制可

帝如上都

御史言京師之內工役繁興加之歲旱民饑狂愚易惑

今乘輿行幸乞命丞相一人畱守京師著為令從之

夏六月復徵僧道賦稅

從省臣言也

秋七月河洩歸德又洩封邺

阿哈瑪特盧世榮僧格等
變亂舊章流毒百姓雖即
于刊憲而民之受患已深
況尙書省之立擾法害政
覆轍昭然事敗後併入中
書得少休息乃言利之臣
繼起復蹈前非且以新政
舊事分隸兩省效尤滋甚
武宗素何惑其甘言而不
加察乎

八月復置尙書省以奇塔特伯奇爲右丞相托克托舊作脫虎

脫脫爲左丞相三布幹舊作三布氏洛實爲平章政事保巴舊作保八

爲右丞蒙格特穆爾舊作忒哥鐵木兒今並改爲左丞王罷參知政事

初帝欲復置尙書省分理財用御史臺言至元中阿哈

瑪特僧格相繼立尙書省綜理財用事敗併入中書今

四方地震水災歲仍不登百姓重困又復立之則必增

置有司濫設官吏殆非益民之事且綜理財用在人爲

之若止命中書未見不可帝雖是其言而仍欲行之至

是命洛實保巴與塔斯布哈集議保巴言政事得失皆

前日中書所爲今欲舉正彼懼有累孰願行者臣請乞

舊事從中書新政從尙書其尙書省官請以奇塔特伯

奇托克托爲丞相三布斡洛實爲平章保巴爲右丞王

罷爲參知政事帝竝從之三布斡言尙書省旣立更新

庶政變易鈔法用官六十四員其中宿衛之士有之品

秩未至者有之未歷仕者有之此皆素習于事旣已任

之乞勿拘例授以宣敕仍改各行中書省爲行尙書省

以尙書省條畫頒示天下敢有沮撓者罪之

置太子右衛率府

命右丞相托克托御史大夫布琳尼敦

舊作不里身敦今改後仿此

領府事取河南蒙古軍萬人隸之王約曰左衛率府舊

制有之今置右府何爲諸公淡思之不可以累儲宮也

太子又命取安西兵器給宿衛士約謂詹事旺扎勒曰

博平子國阿保

意欲詐稱聖文成皇帝也

海陵以下有海陵會稽諸

爲國北神廟中出門

而下置煇禁殿文而

百之保歸不自其對

映煇以王餘愛其善

意識百資且對皆作

國之姑蘇也時西

定國爲問五書

百首書問而六年

宦官侍側而太子以誤人家國爲問正當舉千古治亂之故痛切剖陳庶儲宮取鑑有資且使宵寺聞而知儆乃王約妄進善惡皆有之邪說不自知其悖理而于駕馭禁遏之術略無發矧此特顧忌中涓巧爲模稜以了事既負諮詢之意竝乖輔導之方史於此似有予詞何邪

詹事移文數千里取兵器人必驚疑主上聞之柰何旺

扎勒愧曰實不慮及此家令薛居言陝西分地五事命往理之約不爲署行語之曰太子潛龍也當勿用之時爲飛龍之事可乎遂止太子喜

諭羣下曰事未經王彥博議者勿啟一日約方啟事二宦官侍側太子問曰自古宦官壞人家國有諸對曰

宦官善惡皆有之但恐處置失宜耳太子淡然其言

九月頒行至大銀鈔

帝從洛實言鈔法大壞乃改造至大銀鈔凡十三等每

一兩準至元鈔五貫白銀一兩黃金一錢隨路立平準

行用庫及常平倉以權物價毋令沸騰元之鈔法至是

凡三變云

帝還大都

始鑄錢

先是鈔法雖皆以錢爲文而廢錢弗鑄至是始詔大都
立資國院山東河東遼陽江淮湖廣四川立泉貨監六
產銅之地設提舉司十九秩從五品錢文曰至大通寶者每
一文準銀鈔一釐曰大元通寶者準至大錢十文與歷
代錢通用其當五當三折二竝以舊數用之既而御史
言至大銀鈔始行品目繁多民猶未悟而又兼行銅錢
慮有相妨今民間拘收銅器甚急民殊不佞乞與省臣
詳議不報

復行內降旨

尙書省言三宮內降之旨曩中書奏請勿行臣等謂宜
仍舊行之儻于大事有害則復奏請中書之務乞以盡

歸臣等從之

冬十月以皇太子兼尚書令

初帝從奇塔特伯奇等言由尚書省任人而以宣敕敲官委之中書至是太子言舊制百官宣敕皆歸中書以臣爲中書令故也自今敕牒宜令尚書省給降宣命仍委中書從之

質江南富民子爲軍

洛實言江南平垂四十年其民止輸地稅餘皆無與富室有占編民奴役之者動輒百千家有多至萬家者其力可知乞令有司收糧五萬石以上者石輸二升于官仍質一子而軍之所輸之糧半入京師以養御士半置

于彼以備凶年富國安民無善于此詔如其言行之

十一月以阿薩爾為尚書左丞相行中書平章政事

尋出商議遼陽行省事

庚戌至大三年春正月徵李孟入見以為同知樞密院事

初孟既逃去有譖于帝者曰內難初定時孟嘗勸皇太

子自取帝弗之信一日太子侍內宴忽感然改容帝曰

吾弟何不樂太子從容起謝曰賴天地祖宗神靈神器

有歸然成今日母子兄弟之懼者李道復之功居多適

思之不自知其變于色也帝即命按訪之得于許昌陘

山在今許州府新鄭縣西南亦作邢山為南北隘道山海經所云少陘之山是也謂宰臣曰此

皇祖妣命為朕賓師者宜速任之乃命以中書平章事

集賢大學士同知樞密院事

立皇后翁吉喇特氏

托琳子班巴爾之女
脫隣班巴爾舊作進不刺今並改

二月甯王庫克楚

世祖第九子

謀反流于高麗

庫克楚與圖喇子喇特納錫哩

舊作阿刺納
失里今改

謀為不軌

事覺下庫克楚獄竄喇特納錫哩于漠北磔西僧德勒

克

舊作鐵里今改

等二十四人于市遂欲誅庫克楚平章政事

特格獨辨其誣詔釋之流于高麗

三月賜諸王徹伯爾幣帛

初世祖以海都叛詔積其分地五戶絲為幣帛俟其來

降賜之至是其子特伯爾來歸尚書省臣請以賜之帝

命省臣備述其故以與之使彼知所愧

漢文帝知張武受錢而反
賜以錢唐太宗知長孫順
德受絹而反賜以絹史皆
謂所以激愧賊吏其事已
乖賞罰之正矧叛逆之黨

法所必誅顯可不用刑而
用賞乎在祖當日積絲
爲幣或者假懸賞以誘徠
降若渠魁已外兇孽自歸
與前此勢殊事異武宗猶
拘泥成說乃欲激其愧恥
之心亦昧于事理矣

夏五月詔尚書省右丞相托克托左丞相三布斡總治百

司庶務

尋加托克托太師爵義國公三布斡爵楚國公

荆襄大水山崩

襄陽峽州路荆門州大水壞官廨民居二萬一千八百
餘間死者三千四百餘人汝州六安州循州皆大水

冬十月詔減宮人膳

尚書省言宣徽院

元置秩正三品掌供
玉食及燕享之事

廩給日增儲待

雖廣亦不能給帝曰比見後宮飲膳與朕無異其覈實
減之

十一月始以太祖配享南郊

先是三布幹等言奉詔舉行郊祀典禮臣等議欲祀北郊必先南郊今歲冬至祀天園北尊太祖皇帝配享來歲夏至祀地方北尊世祖皇帝配享至是有事南郊以太祖配享上帝

殺大都留守鄭阿爾薩蘭制立之子舊作阿兒思蘭今改後仿此

阿爾薩蘭襲父職爲武衛都指揮使尙書省構其與兄榮祖等十七人圖爲不軌置獄鞫之並棄市籍其家中外冤之

城中都在翁郭察圖之地元時建爲中都今鑲黃等旗牧廠西北故沙城是也土人名爲察罕巴勒哈遜城按翁郭察圖舊作旺兀察都今改

以牛車運土各部衛士助之限以來歲四月畢集失期

者罪

辛亥四年春正月帝崩

壽三十一國語稱曰庫魯克皇帝

庫魯克蒙古古語傑出之謂元史舊譌作曲

律今

譯改

史臣曰帝慨然欲期治改法而有為故其封爵太盛而邊授之官眾賜賚太隆而泛賞之恩溥至元大德之政

于是稍有變夏云

皇太子罷尙書省誅托克托三布斡洛實

按宰相年表洛實時為平章政

事續綱目于三年二月書以洛實為左丞相本紀並同蓋當時遙授之職以丞相仍領平章非真相也今特刪其前文而附保巴旺布
舊作旺流蒙格特穆爾于海南

皇太子以托克托等變亂舊章流毒百姓凡誤國者欲

悉按誅之延慶使楊多爾濟

河西甯夏人舊作朵爾只今改後仿此

諫曰

為政而首尚殺非帝王治也太子感其言特誅其九者

既而御史言托克托等既正典刑而黨附之徒布在百

司若博囉特穆爾克呼濟蘇烏瑪喇舊作烏馬兒今改後仿此等姦

貪害政今中書方欲用為各省平章參政等官宜加罷

黜從之尋復以行尚書省為行中書省百司庶務復歸

中書

罷城中都

皇太子以司徒蕭珍城中都徼功毒民命追奪其符印

令百司禁錮之凡中都所占民田悉還之民

以特們德爾瑪拉噶齊之子按特們德爾舊作鐵木迭兒瑪拉噶齊舊作木兒火赤今並改後仿此

為右丞相旺扎勒李孟並平章政事召先朝舊臣程鵬飛

等十六人

召先朝諳知政務老臣程鵬飛董士選李謙

字受益鄆之東阿人

張閻陳天祥尙文

字周卿邠州溪澤人

劉正郝天挺

字繼先出于都魯別族世

居安肅州舊作朵魯今改

董士珍蕭頌

字惟斗奉元人 劉敏中

字瑞甫濟南章邱人 王

思廉

字仲常真定獲鹿人

韓從益趙君信程文海阿哈瑪特

杭州路達

噲噶齊此又一阿哈瑪特非世祖時姦臣

十六人詣闕同議庶政不至者五

人

按元史陳天祥傳言天祥辭疾不至又劉敏中蕭頌傳俱言于武宗朝辭歸不復起是亦召而不至者餘

無考 謙至首陳九事正陳八事皆欲朝廷守成憲開言路

重名爵節財用興學校定律令舉切時弊

二月罷剛哩克托都為江浙行省左丞相

托都下車進父老問民間利病咸謂杭城舊有便河通

江濟湮廢已久若疏鑿以通舟楫物價必平僚佐或難
之托都曰吾陛辭之日密旨許以便宜行事民以為便
行之可也俄有詔禁作土功托都曰敬天莫先勤民民
蒙其利則災沴自弭土功何尤焉不一月河成

三月皇太子阿裕爾巴里巴特喇即位

是為仁宗

皇太后欲用陰陽家言令太子即位隆福宮御史中丞
張瑄言當御大明殿太子悟移仗大明殿既即位親解
所御衣及積蘇衣

元史舊作只孫輿服志云一色服也按今蒙古語凡物之顏色謂之積蘇

只孫蓋音譯之譌今改正

二十襲金帶一賜之

詔百司遞陞品秩者復舊制

詔武宗時百司遞陞品秩者悉從至元舊制既又諭省

臣曰卿等哀集中統至元以來條章擇老臣明法律者
斟酌重輕折中歸一頒行天下俾有司遵行之則抵罪
者庶無冤抑

甯夏地裂

遣宦者李邦甯釋奠于孔子

邦甯既受命行禮方就位忽大風起殿上及兩廡燭盡
滅燭臺底鐵鐔入地尺許無不拔者邦甯悚息伏地諸

執事者皆伏良久風息乃成禮邦甯因慚悔累日

初帝在東

宮邦甯知三布斡等畏帝英剛乘間言于武宗曰陛下
富于春秋皇子漸長父作子述古之道也未聞有子而
立弟者武宗不悅曰朕志已定汝自往東宮言之邦甯
慚懼而退及帝卽位左右咸請誅之帝曰帝王庥數自
有天命其言何足介懷加邦甯開府
儀同三司爲集賢院大學士尋歿

釋奠所以尊師重道廷臣
中豈無二可遣之人何致
令宦官行事此卽無災異
亦足貽笑千古元史以風
災紀失未免反覺失實至
邦甯前此諫沮武宗傳弟
仁宗釋而不問固見大公
然以開府崇階濫授刊餘
實爲褻視名器非特矯枉
過正亦失制馭關豎之道
矣

夏四月罷行至大銀鈔銅錢

詔以中統至元鈔法行之五十餘年比因尚書省安事

變更既初至大銀鈔又鑄大元至大銅錢鈔以倍數大

多輕重失空錢以鼓鑄弗給新舊恣用曾未再替其弊

滋甚命悉罷之時楊多爾濟曰法有優否不當視立法之人為廢置銅錢與楮幣相權而用古

之道也何可遽廢耶言雖不用時論是之

五月遣兵擊八百媳婦

帝以八百媳婦寇邊命雲南王及右丞阿呼岱此又一阿呼岱

非成宗時左丞討之陝西侍御史趙世延字子敬其先

居雲中北邊祖鞠于外家譌為趙因諫曰蠻夷事在羈氏焉按永固特舊作雍古今改

縻先朝用兵不已至亾失軍旅誅戮省臣今第當選重

臣知治體者付以邊寄兵宜勿用也不聽

秋閏七月賜李孟爵秦國公

孟感帝知遇頗以國事爲己任節賜與重名爵覈大官之濫費汰宿衛之冗員貴戚近臣惡其不佞于己而心服其公皆無間言時風俗奢靡車服僭擬上下無章孟請各爲之限制帝皆從之初帝在懷州溪見吏弊旣卽位欲痛剷除之孟曰吏亦當有賢者在激厲之而已帝曰卿儒者宜與此曹氣類不合而曲爲保護如此眞長者言也嘗謂之曰朕在位必卿在中書賜爵秦國公圖其象命詞臣贊之每入見稱曰道復而不名

增國子生爲三百人

吏弊固當懲治然欲一切剷除之則已甚矣李孟謂吏亦當有賢者在激厲之最爲持平之論仁宗乃云儒者宜與此曹氣類不合語近于偏且因其曲爲保護稱爲眞長者言則亦未當于理察吏之道惟當激濁揚清峻法固不可以概施而有犯必懲亦不可因

一言而遂爲寬貸惜仁宗
之未見及此也

帝旣命李孟領國子學至是又諭省臣曰昔世祖注意
國學如布呼密等皆蒙古人而教以成材朕今親定國
子生爲三百人仍增陪堂生二十人通一經者以次補
伴讀著爲式旣而孟等言方今進用儒者而老成日以
凋謝四方儒士成材者請擢任國學翰林祕書太常或
儒學提舉等職俾學者有所激勸帝從之詔自今勿限
資級果材而賢雖白身亦用之

九月還安南國王陳益稷舊賜田

益稷入見言臣自世祖朝來歸妻子皆爲國人所害朝
廷因遙授王爵賜漢陽田五百頃俾自贍今臣年幾七
十而有司拘所授田就會無所帝謂省臣曰益稷來歸

宜厚賜以懷遠人其進勳爵授田如故

冬十一月罷營繕

李孟奏錢糧爲國之本今每歲支鈔六百餘萬錠又土木營繕百餘處計用數百萬錠內降旨賞賜復用三百餘萬錠北邊軍需又六七百萬錠帑藏見貯止十一餘萬安能周給浮費宜悉停罷帝納其言罷諸營繕時都水監傳旨給驛往取杭州所造龍舟省臣諫曰陛下踐阼詔天下凡非宣索毋得擅進誠取此舟有乖前詔遂命止之

十二月詔停內降旨

帝初諭省臣曰朕前戒近侍毋以文記傳旨中書敢有

內降與官最爲弊政前既戒近侍毋以文記傳旨中書而省臣亦言內降得官

者多至八百餘人奏請停止曾幾何時復積至千人
次年又有誠左右僥倖加
官之敕而伶官鬪宦仍授
榮資仁宗非不剛于治體
而詔旨屢下倏忽變要夫
阿之柄誰實操之而漫無
主宰若此乎

犯者徑逮其人治之至是省臣復言祖宗立選法黜陟以示激勸今官未及考或無故更代或躐等進階僭受國公丞相等職諸司已裁而復置者有之今春以來內降旨除官千餘人其中欺偽豈能盡知壞亂選法莫此爲甚帝曰自今凡內降旨一切勿行

仁宗皇帝

壬子皇慶元年春正月制進翰林國史院秩

帝諭省臣曰翰林集賢儒臣須朕自選用毋輒擬奏人言御史臺任重朕謂國史院九重蓋御史臺是一時公論國史院是萬世公論于是陞翰林國史院秩從一品尋敕博選中外才學之士居之

夏六月乙丑朔日食

敕左右勿僥倖乞加官

時朝廷封拜繁多羣臣無功而受王公之爵者前後相繼于是誠左右勤職業勿妄僥倖加官御史中丞郝天挺言自先帝卽位之時大事初定故于左右三五有功之人爵之太高遂使近倖之臣因而相襲王公師保接迹于朝比者雖令追卽裁罷曾未經歲又復紛然不知朝廷名器重則升斗之祿足以鼓舞豪傑名器濫則雖日拜卿相而人不勸矣又言國初設官在內須三十月在外須三周歲考其殿最以爲黜陟比者省院臺部之臣久者一二歲少者三五月甚有旬日之間而屢遷數

易者奔走往來不暇何暇宣風布化參理機務哉乞自
今惟大臣可急關選授其餘內外大小官屬必俟任滿
方許超遷庶免朝除夕改啟倖長姦之弊

冬十二月李孟罷以張珪為平章政事

孟以請告還朝即堅求謝事命以平章政事承旨翰林

而以樞密副使張珪代之時帝欲以伶人曹約爾珠舊作

咬住今改為禮部尚書珪曰伶人為宗伯何以示後世
後仿此

力諫止之

癸卯二年春正月特們德爾罷以圖固勒舊作禿忽魯為右

丞相

初以平章阿薩爾為左丞相張閻為平章政事事在元年五月

後二年間以疆奪民用爲
中丞楊多爾濟所劾罷
至是特們德爾以病去職以

太府卿圖固勒代爲右丞相

三月立皇后鴻吉哩氏

彗出東井

丞相圖固勒等以天象示警奏請罷黜帝曰事豈關汝輩其勿復言御史臺亦言富人貧緣特旨濫授官爵徼政宜徽用人多廢罪之流內侍託爲貧乏互奏恩賞而西僧以作佛事之故累釋重囚諸王駙馬寺觀土田徵租民間擾害尤甚皆今之弊政所宜悉革也制從之

夏六月京師地震

詔以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司馬光朱熹張栻呂祖

謙許衡竝從祀孔子廟庭

河洩

陳亳睢三州開封陳畱等縣皆洩漂民田廬無算

冬十一月初詔行科舉

初世祖時議定科舉新制未及行至是中書省臣復以

為言乃命定其條制下詔行之

科場每三歲一次開以皇慶三年八月為始天

下郡縣與其賢能充賦有司次年二月會試京師中選者親策之第一場明經經疑二問大學論語孟子中庸

內出題竝用朱氏章句集注限三百字以上經義一道各治一經限五百字以上第二場古賦詔誥章表內科

一道第三場策一道經史時務內出蒙古色目人與漢人南人各命題蒙古色目人願試漢人南人科目中選

者加一等注授

京師大旱疫

帝問弭災之道翰林學士程鉅夫舉湯禱桑林事以對
帝歎曰此實朕之責也赤子何罪陝西行臺治書侍御
史尉遲德誠字信甫絳州人亦上言西僧以作佛事疏放罪囚
以爲祈福奴婢殺主妻妾殺夫皆獲資緣以免實紊典
常必欲修政以答天譴夫豈有先于此者哉

甲寅延祐元年春二月以趙世延參知政事

省臣言比奉詔漢人參政宜用儒者侍御史趙世延其
人也帝曰世延誠可用然永固特氏非漢人其署宜居
右遂拜參知政事

夏五月敕自今宦者勿得授文階

秋八月地震

敕宦者勿授文階或有悔
于邦甯階加秩之失乃
曾未踰期而續元暉復有

昭文之拜何前後自相矛盾蓋由本無定見言不由衷故不能持之以久耳

冀甯汴梁及武安

漢縣元隸磁州今屬彰德府

涉縣

晉縣元隸真定路今亦屬彰德

府壞官民廬舍壓死者三百四十人

九月復以特們德爾為右丞相

初圖固勒罷以阿薩爾代為右丞相阿薩爾自言非世

勳族姓不可居右相因舉特們德爾自代遂拜特們德

爾開府儀同三司錄軍國重事至是復拜右丞相而仍

以阿薩爾為左丞相

未幾李孟亦復起為平章政事後三年孟罷以王毅代之

冬十二月詔定官民車服之制

帝以士民靡麗相尚僭禮費財命中書省定車服等第

惟蒙古及集賽諸色人不禁然亦不許服龍鳳文

復以齊履謙

注見前

為國子司業

帝初卽位履謙與吳澄字幼清撫州崇仁人俱在國學教養有法

未幾以履謙僉太史院事學制稍廢至是復以履謙為

司業乃酌舊制議立升齋積分之法每季考其學行以次第升既升上齋

臨再歲始與私試詞理俱優者一分辭平禮部集賢歲

理優者為半分歲終積至八分者為高等選六人以貢帝從其議

詔經理江浙江西河南民田

張閻言經理之法世祖已行但其間尚多欺蔽遂遣閻

等往三省行之限民四十日以其所有田自實于官期

限猝迫貪刻用事富民黠吏竝緣為姦于是民不聊生

盜賊蜂起田野荒蕪其弊反有甚于前者樞密副使吳

元珪注見前入見言世祖限田四百畝以給軍需餘田悉

令貢賦稅況江南之平幾四十年戶有定籍田有定賦
今經理之法務以增多爲能加之有司頭會箕斂元元
困苦日甚臣恐變生不測非國之福帝命仍遵舊制

乙卯二年春正月遣使巡行天下

詔遣宣撫使分十二道問民疾苦黜陟官吏

三月廷試進士

賜呼都克托里

舊作護都沓兒
今改後仿此

張起巖等五十六人及

第出身有差分進士爲兩榜蒙古色目人爲右漢人南
人爲左第一名從六品第二名以下及第二甲皆正七
品第三甲正八品兩榜竝同

夏四月戊寅朔日食

五月成紀縣山移

是夜疾風電雹北山南移至夕河川

即夕陽河在今秦安縣西寰宇記羅

谷水分流入夕陽河是也

次日再移平地突出土阜高者二三尺陷

洩民居監察御史馬祖常

字伯庸世為永固特人居靖州

言山不動之

物今而動焉由在野有當用不用之賢在官有當言不

言之佞故致然爾

時帝在位久猶居東宮飲酒常過度祖常復上書言天子承天繼統當極

保愛玉食之御猶審五味之宜酒醴之供可不思百拜之義大內正衙朝賀之地雖陛下不念東宮之舊竊慮起民間觀聽之疑且國家百年朝儀尚關誠使羣臣奏對之際御史執簡史官執筆則雖有懷姦利乞官賞者不敢出諸其口乞令中書集議或三日二日常出視朝則治道昭明生民之福也

加宦官續元暉昭文館大學士

江西湖廣饑

秋七月畿內大雨水

贛州民蔡五九作亂禽斬之

初經理之法既行特們德爾猶以為未實復下令括田

增稅而備智密迪音

舊作昵而馬丁今改

在江西酷虐尤甚信豐

注見前

一縣徹民廬千九百區夷墓揚骨以為所增頃畝

居民怨毒入骨贛州民蔡五九等遂率眾寇鈔汀漳諸

路陷甯化縣

唐縣今屬汀州府

據之稱王建號詔遣張閫討之

禽斬五九餘黨悉平

以趙世延為御史中丞

世延自參知政事遷中丞詔省臣自平章以下送之入

臺其禮前所無有由是為特們德爾所忌用太后旨出

爲雲南右丞陞辭帝令仍爲中丞

冬十月以郭貫

字安道保定人

爲參知政事

貫初爲河東廉訪副使帝在東宮時幸五臺

注見前

因問

河東廉訪使默爾格特

舊作減里吉歹今改後仿此

何以有善政左

右曰副使郭貫之教也厚賜之及帝卽位累遷至淮西

續綱目作浙西今從元史本傳改正

廉訪使至是以爲參知政事

十一月彗見紫微垣赦

丞相阿薩爾等以星變乞避位帝曰此朕之愆豈卿等

所致其復職苟政有過差勿憚于改凡可安百姓者當

悉言之因赦免各路差稅有差

立武宗子和錫拉爲周王出鎮雲南

初武宗既立帝為太子後丞相三布斡復勸立和錫拉
召剛哩克托都言之托都曰太弟曩定宗社久居東宮
兄弟叔姪世世相承孰敢紊其宗三布斡曰今日兄已
授弟異日能保叔授其姪乎托都曰在我不可渝彼失
其信天實鑒之至是議立太子丞相特們德爾欲微寵
請立皇子碩迪巴拉帝嫡子即英宗舊作碩德八刺今譯改又與太后幸
臣錫哩瑪勒此又一錫哩瑪勒非前譯改又與太后幸
為周王遣出鎮雲南

詔免江浙等三省自實田租二年

時方警贛州之亂而張閩在江浙復以括田迫民有至

歿者御史臺尚書累言經理及括田之害詔罷之復令

河南自寶田自延祐五年始止科其半而汴梁一路凡減虛增之數二十二萬后

丙辰三年春三月平章政事張珪謝病歸

初皇太后以特們德爾爲太師珪嘗論其不可至是帝如上都方度居庸關錫哩瑪勒傳太后旨召珪切責杖之珪創甚輿歸京師明日遂出國門時珪子景元宿衛左右以父病篤辭還帝驚問故殊不懌遣使賜之酒進拜大司徒遂謝病歸

禁方春畋獵

方春鳥獸孳乳禁民畋獵猶是母覆巢母麕卵之意然犯者抵死則因愛物而轉以厲民輕重倒置矣

初有議禁民畋獵犯者抵死左司郎中韓若愚字希賢保定滿城人曰齊宣王之圍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

孟子非之眾以爲然遂輕其刑

太史令郭守敬卒

自宋以來學者于天文水利多不講守敬獨能任其絕學以成一代之制太史令王恂每見其制度精巧淡歎服之所著推步測驗諸書竝藏于官卒年五十八

冬十月以趙孟頫爲翰林學士承旨

帝在東宮素知孟頫名及卽位召除集賢侍講學士至是拜翰林學士承旨有間之者言國史不宜令孟頫與帝曰子昂世祖所簡拔朕置之館閣使典述作傳之後世此屬嗷嗷何也復厚賜之

十一月周王和錫拉逃居漠北

和錫拉次延安其臣圖固勒此又一圖固勒非前右丞相之圖固勒也及武

宗舊臣哩日舊作釐日今改後仿此等咸會常侍嘉琿舊作教化今改後仿

此謀曰天下者我武宗之天下也王之出鎮本非上意

由讒構致然請間之朝廷庶可杜塞離間遂與陝西丞

相阿斯罕舊作阿思罕今改後仿此平章塔齊爾此又一塔齊爾非前博勒呼之從孫

也也行臺御史大夫圖魯卜舊作脫里伯今改後仿此中丞托歡發關

中兵分道自潼關河中府入已而塔齊爾背約襲殺阿

斯罕嘉琿于河中和錫拉乃西走至金山西北附諸王

察克台舊作察阿台今改後仿此等部居之

十二月立子碩迪巴拉為皇太子

仍兼中書令樞密使

丁巳四年春二月詔郡縣復置義倉

夏四月不雨

帝嘗夜坐謂侍臣曰雨暘不時柰何蕭拜住

契丹舒穆魯氏時為

平章政事

曰宰相之過也帝曰卿不在中書邪拜住惶愧頃

之帝露香禱于天既而大雨左右以雨衣進帝曰朕為

民祈雨何避焉

六月特們德爾罷以阿薩為右丞相

特們德爾之再入相怙勢貪虐兇穢滋甚中外切齒羣

臣不知所為平章政事蕭拜住稍牽制之中丞楊多爾

濟慨然以糾正其罪為己任上都富民張弼殺人繫獄

特們德爾使家奴脇畱守賀勝

字貞卿一字舉安小字巴延以

使

特們德爾姦貪欺罔至廷
臣交章論劾按治亦非難
事何致任其逋匿藉庇倖
全竟爾徇恩廢法且罷相
未逾年旋得夤緣復進遂
以貽害將來仁宗雖慈儉
足相而紬于英斷則姑息
之爲患也

出之勝不可多爾濟廉得特們德爾受弼賂鉅萬萬家
奴猶數千乃與拜住及勝奏之而內外御史凡四十餘
人共劾其桀黠姦貪欺上罔下占據晉王田及衛兵牧
地竊倉郊廟供祀馬受諸王珍玉之賄動以萬計誤國
之罪又在僧格阿哈瑪特上四海疾憤咸願車裂斬首
以快人心奏上帝震怒特們德爾懼逃匿太后宮帝爲
不御酒會數日以待洩獄盡誅其同惡數人特們德爾
終不能得多爾濟持之益急太后召多爾濟責之帝不
忍傷太后意但罷其相位而遷多爾濟爲集賢學士

命優恤蒙古部民及衛士

帝諭省臣曰比聞蒙古諸部困乏往往鬻子女于民家

爲奴婢其命有司贖還各部又帝出見衛士有敝衣者
駐馬問之對曰戍守邊鎮餘十五年以故貧耳帝曰此
輩久勞于外畱守臣未嘗以閭非朕親見何由知之自
今有類此者必言于朕因命賜之錢帛

秋九月以博迪蘇

舊作伯荅沙今改正

爲右丞相阿薩爾爲左丞相

初阿薩爾奏事畢帝問曰卿等日所行何事對曰奉行
詔旨而已帝曰卿等何嘗奉行朕旨雖祖宗遺訓朝廷
法令皆不遵守夫法所以辨上下定民志自古未有法
不立而天下治者使人君制法宰相能守法則民知畏
避免于刑戮若法弛民慢怨言竝興求治難矣阿薩爾
因言故事丞相必用蒙古勳臣臣西域人不厭人望因

懇辭遂以宣徽使博迪蘇爲右丞相阿薩爾仍左丞相

嶺北

卽和林路元初置和林總管府至仁宗皇慶元年改名和甯路總管府立嶺北等處行中書省以統之

地震三日

戊午

五年春正月賜邁珠

舊作買任冷改後仿此

爵魯國公

邁珠由湖廣平章政事進爵魯國公大司農未幾御史

言比年以名爵太濫方詔裁罷近聞禮部鑄太尉司徒

等印二十有六此輩無功于國載諸史冊貽笑將來宜

令革去從之

二月癸巳朔日會

寫金字佛經

詔書西天字維摩經其糜金三千餘兩

初宣徽院使歲會內佛事之費

以餉數者麪四十三萬九千五百油七萬九千酥蜜共
五萬餘蓋自至元三十年間醮祠佛事之目僅百有二
大德七年再立功德使司增至五百餘至是僧
徒冒利無厭歲費滋甚較之大德數又加倍

夏六月術者趙子玉謀作亂伏誅

時魏王阿穆噶

順宗長子仁宗之兄續綱目作衛王考元史宗室世系表及諸王表並作魏王

續綱目蓋沿本紀之誤又阿穆噶舊作阿木哥今並改正貶高麗子玉言于王府司

馬曹圖布台

舊作脫不台今改後仿此

曰阿穆噶名應圖識于是潛

謀備兵器航海往高麗取阿穆噶至大都族時而發行

次利津縣

金置元隸濱州今屬武定府

事覺詔誅子玉等七人

冬十一月增江南茶稅

初世祖時置權茶都轉運司于江州總江南及兩淮茶

稅尋改江西其稅自二萬四千錠以漸增至一十九萬

二千八百錠至是又因江西茶副帕哈勒迪音舊作法忽魯丁

今改後言立減引增課之法敕以二十五萬錠為額復

增至二十八萬九千餘錠郡縣所輸竭山谷之產不能

充其半餘皆鑿空取之民間歲以為常時轉運司得以

專制有司凡五品以下官皆杖浚州縣莫敢誰何江南

僉事鄧文原字善之綿州人徙錢塘請罷其司俾郡縣領之不報

己未六年春二月丁亥朔日會

夏四月以特們德爾為太子太師

特們德爾家居未踰年復夤緣為太子太師中外聞之

莫不驚駭時御史中丞趙世延論其不法數十事竝內

外臺劾其不可輔導東宮者又四十餘人然以太后之

故皆不聽

揚州火

燬官民廬舍二萬三千五百餘區

六月山東淮南諸路大水

冬十二月詔太子參決朝政

帝嘗顧侍臣曰卿等以朕居帝位爲安耶朕惟祖宗期業艱難恆懼不能守成使百姓樂得其所朕念慮在茲卿等固不知也至是復語左右曰前代皆有太上皇之號今太子且長可居大位朕欲爲太上皇與若等遊觀于西山以終天年羣臣皆稱善右司郎中伊嚕特穆爾

布凌錦都爾伯特氏按伊嚕特穆爾舊作月魯帖木兒布凌錦都爾伯特舊作卜領勤多禮伯臺今並譯改正

後仿 此 曰臣聞昔之所謂太上皇若唐元宗宋徽宗皆當

禍亂不得已而為之願陛下正大位保無疆之業前代

虛名何足慕哉帝乃止

庚申 七年春正月辛巳朔日食

帝崩

壽三十六國語稱曰布延圖皇帝

布延圖蒙古語有福之謂元史舊譌作普

顏篤今

譯改

史臣曰仁宗天性恭儉通達儒術兼曉釋典不事遊畋不喜征伐不崇貨利事皇太后終身不違顏色待宗戚勳舊始終以禮大臣親老時加賞賚大官進膳必分賜貴近有司奏大辟每慘惻移時其孜孜為治一遵世祖成憲云

太后以特們德爾為右丞相

帝崩方四日特們德爾遂以太后命復入中書後數日
 參議省事齊克慎堅舊作乞失 監今改有罪應杖太后命答之
 太子曰不可法者天下之公徇私而輕重之非所以正
 天下徽政院使錫哩瑪勒復以太后命請遷轉朝官太
 子曰此豈除官時邪且先帝舊臣豈宜輕動俟子即位
 之後議于宗親元老賢者任之邪者黜之可也

二月籍江南冒為白雲僧元時釋教領于宣政院有曰禪
 日教日律又有曰白雲宗白蓮

宗者為民

先是省臣言江南白雲宗總攝沈明仁彊奪民田二萬
 頃誑誘愚俗十萬人私賂近侍妄受司空名爵已奉旨
 追奪請汰其徒并還所奪民田江浙省臣亦言明仁擅

度僧四千八百人贓賄鉅萬至是始正其罪籍其冒度
爲僧者復爲民

特們德爾殺前中書平章政事蕭拜住御史中丞楊多爾

濟

初特們德爾以蕭拜住多爾濟攻其姦惡必欲報之至

是以太后旨召二人至徽政院與徽政使錫哩瑪勒御

史大夫圖圖爾哈

舊作禿禿
哈今改

雜問之責以前違太后旨

之罪多爾濟曰中丞之職恨不卽斬汝以謝天下果違

太后旨汝豈有今日邪特們德爾又引同時爲御史者

二人證其罪多爾濟唾之曰汝等嘗備員風憲乃爲是

狗彘事邪坐者皆慚俯首特們德爾卽起入奏未幾稱

旨執二人載諸國門之外皆殺之是日風沙晦冥都人

恟懼道路相視以目復欲奪多爾濟妻劉氏與人劉翦

髮毀容自誓乃免時特們德爾日思報復讐怨誅戮不

已左丞張思明

字士瞻其先獲嘉人徙輝州

謂曰山陵甫畢新君未

立丞相恣行殺戮人皆謂陰有不臣之心萬一諸王駙

馬疑而不至柰何不可不熟慮也眾皆危之特們德爾

大悟曰非左丞言幾誤吾事

特們德爾怨上都雷守賀勝嘗發張弼之獄又奏其

便服迎詔為不敬殺之籍其家

三月太子碩迪巴拉即位

是為英宗

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皇太后

加特們德爾為太師

李孟欣然就集賢之拜不
但消沮姦謀且亦淡合人
臣大義所不解者英宗在
東宮時素知孟之爲人豈
竟漫無浚擇乃始則愕然
于其俯就繼復顧也爾積
蘇詰其不肯爲是官之語
則是姦黨詭計英宗早已
備悉顧乃任其播弄顛倒
徒作微詞以諷何足以微
衮冕而飭紀綱乎

尋詔中外毋沮議之特們德爾既復相卽奏委平章王
毅右丞高防等徵理在京錢穀虧耗者七十八萬石及
諸路歲貢幣帛稍紕繆者俱責償所司程督嚴刻怨讟
復興

奪李孟封爵左遷爲侍講學士

高問其賈谷之翰曰賊

特們德爾以孟初不附已讒構于上盡奪其前後封拜
制命仆其先墓碑左遷爲集賢侍講學士度其必辭因
中害之孟拜命欣然適翰林學士劉賡來慰問卽與同
入院宣徽使以聞曰李孟今日供職例當賜酒帝愕然
曰李道復乃肯俯就集賢邪因顧謂特們德爾子巴爾
積蘇舊作八爾吉思曰爾輩謂彼不肯爲是官今定何

如由是無敢言者

夏四月近臣獻七寶帶卻之

有獻七寶帶者因近臣以獻帝曰朕登大位不聞卿等

進賢而為人獻帶是以帶誘朕也其還之

以拜住

安圖之孫

為左丞相爾拉固塔斯哈雅

爾拉固舊作乃刺忽塔斯哈雅

舊作塔失海身今改後仿此

竝平章政事

拜住初襲為宿衛長帝在東宮間其賢召之辭曰嫌疑

之際君子所慎我掌天子宿衛而私來往東宮我固得

罪亦豈皇太子之福邪卒不往帝初即位自太常禮儀

院使擢授平章政事至是阿薩爾罷為嶺北行省平章

政事遂以拜住代之

平章政事赫魯是年二月赫魯拜平章政事按赫魯舊作黑驢今改後仿此御史大夫

托多爾海舊作脫忒哈今改後仿此等謀逆伏誅

有告赫魯托多爾海阿薩爾錫哩瑪勒等與故約蘇穆

爾妻伊埒薩巴舊作亦列失入今改其謀廢立事拜住曰此輩久

擅權亂政今猶不懲謀危社稷請鞫狀帝曰彼若借太

皇太后為詞柰何命悉誅之籍其家

六月以剛哩克托都為御史大夫既而罷之

時塔齊爾舊作帖赤今改與前塔齊爾係兩人為御史大夫剛哩克托都

既被召塔齊爾忌之奏改江南行臺復嗾言者劾其擅

離職守將徙之雲南會塔齊爾誅乃解家居五年而卒

詔免沙門繇役

英宗既知世延之無罪特
們德爾欲報私怨而誣陷
之則當即為昭雪而置姦
黨於法乃於世延猶囚繫
兩年復因拜住進言始得
免於縲繼而特們德爾則
始終置之不問何所顧忌
而不能自主若此法令不
行徒於侍臣前自表莫察
豈不滋貽笑哉

秋八月下四川平章政事趙世延獄

初世延既解中丞出為四川平章特們德爾猶怨之不

已仁宗崩即屬其黨誘世延從弟索約爾哈瑚舊作胥益兒哈

呼今改後仿此誣告之逮世延置對既遇赦猶鍛鍊成獄請置

極典詔以經赦置不問特們德爾更以他事白帝繫之

刑曹偏令自裁世延不為動帝獵北涼亭在今獨石口外舊開平城

南有東西二涼亭元時巡幸駐蹕處顧謂侍臣曰趙世延先帝所尊禮而

特們德爾妄入其罪數請誅之此殆報私怨耳朕豈能

從之侍臣皆叩頭謝然猶囚繫經再歲既而索約爾哈

瑚自以所言涉誣亾去丞相拜住為言其無辜始得釋

平因著令原告逃亾百日不出則釋待對者

冬十一月始服袞冕享太廟

帝將以四時躬享太廟命禮官與中書翰林集議其禮制曰此追遠報本之道也母以朕勞于對越而有所損焉至是以恭謝太廟乃備法駕服袞冕以行禮至仁宗室輒歔流涕左右感動自是始以明年正月四時親享歲以爲常禮畢還宮鼓吹交作萬姓莫不聳觀

河南饑

帝召羣臣問故皆莫對帝曰良由朕治道未洽卿等又不盡職致陰陽不和災害洊至自今宜各務勤恪以應天心母使吾民重困

詔上書言事者得專達

封事徑達御前則下情不得壅于上聞而元惡大憝

亦庶幾有所畏忌此良法也特們德爾乃欲開視始行入奏直恐人之訐其過惡而思以蔽惑上聰侵擅之端將自此而益熾罔上行私罪莫大焉英宗雖未允所請而不暴其姦欺以懲艾之法紀安枉乎

特們德爾奏比詔內外直言得失今上封事者或徑至御前乞令臣等開視乃入奏聞帝曰言事者當直至御前如細民訴訟者則禁之

英宗皇帝

至治元年春正月罷元夕張鐙于禁中

帝欲以元夕張鐙禁中爲鼇山時張養浩

字希孟濟南人

以禮

部尚書參議中書省事遂具疏因拜住以諫曰世祖臨

御三十餘年每值元夕閭閻之間鐙火亦禁況闕廷宮

掖之嚴邃尤當戒慎今鐙山之構所翫者小所繫者大

所樂者淺所患者深帝大怒既而喜曰非張希孟不敢

言卽罷之仍賜尙服金織幣帛各一以旌其直

既而帝如上都

以察罕諾爾行宮制度卑隘欲更廣之拜住曰北地苦寒入夏始種粟黍陛下初登大寶不求民瘼而遽興大役以妨農務恐失民望帝即為罷役 察罕諾爾注見前

二月建壽安山 即五華山在宛平縣西 寺設監察御史觀音保等

詔建大刹于京西壽安山督役甚急御史觀音保索約

勒哈達穆蘇 伊吾廬人德時威蘇之子續綱目誤分二人今從本傳改正按索約勒哈達穆蘇舊

作鎖咬兒哈的迷失德時威蘇 成珪李謙亨以歲游饑舊作迭里威失今竝改後仿此

且東作方輿上章直諫時特們德爾之子索諾木 舊作鎮南

今改後 為治書侍御史與臺諫有隙密奏其訕上揚直仿此

大不敬帝怒殺觀音保索約勒哈達穆蘇杖珪謙亨流

尼嚕罕地 尋詔增壽安山寺役卒七千人又冶銅五十萬斤鑄佛像置中瑞司以領之 尼嚕罕舊

作奴兒干元屬海蘭府碩達勒達等路 明置尼嚕罕都司今為甯古塔界內地

夏五月遷武宗子圖卜特穆爾即文宗武宗次子周王和錫拉之弟按圖卜特穆爾

舊作圖帖睦爾今改後仿此于瓊州

時特們德爾懷私固寵構釁骨肉諸王大臣莫不自危

中政使時改典內院為中政院秩二品掌皇后服御約爾珠告托歡徹爾等

交通親王于是徙圖卜特穆爾居海南因禁日者毋交

通諸王駙馬掌陰陽五科者毋泄占候

六月癸卯朔日食

禁妄言時政

時太白經天趙宏祚等以上書言事勒歸田里因禁妄

言時政

渾河溢

被災者二萬三千二百餘戶時大雨滹沱河及巨馬河

在涿州西北自涑水縣流入
與琉璃河合即古挑水也俱溢

冬十二月立皇后伊奇哩氏

昌國公主伊勒噶雅之女按
伊奇哩舊作亦放烈伊勒噶

雅舊作益里海游
今竝改後仿此

壬戌二年春正月敕有司卹孔氏子孫貧乏者

二月禁捕鴛鴦

違者籍其家

免河間河南陝西十二郡民租之半

以旱澇民饑故也

秋七月特們德爾外

特們德爾自復相以來恃其權寵乘閒肆毒睚眦之私

賞有功罰有罪王者馭下
之大權特們德爾罪惡稔
著英宗既察見之而顧聽

其優游養安保首領于闕
下待其已歿始籍其家削
其爵是縱惡于生前英宗
安得謂英乎

無有不報帝覺其所譖毀者皆先帝舊人滋不悅其所
爲乃任拜住委以心腹由是特們德爾漸見疏外因稱
疾不朝及聞拜住奉旨往立其祖安圖碑于范陽將復
洺省事入朝至內門帝聞其來遣人止之遂怏怏而還
尋歿于家

太皇太后翁吉喇特氏崩

諡莊懿
慈聖

時有司將以十月有事于太廟太常奏國哀以日易月
旬有二日外乃舉祀事帝曰太廟禮不可廢迎香去樂
可也

九月京師地震

冬十月以拜住爲右丞相

特們德爾斌進拜住右丞相遂不置左相獨任以政

十一月甲午朔日會

癸亥三年春正月起王約吳元珪韓從益商議中書省事吳

澄為翰林直學士

時約等以年老致仕丞相拜住一新政務尊禮老臣傳

詔復起約等俾以其祿家居每日一至中書省議事至

治之政多所參酌澄在延祐初詔起為集賢學士以疾

不果行至是亦以拜住薦起為翰林直學士

罷上都諸路金銀冶

上都雲州

古望雲川地遼置縣金為州後廢今赤城縣北雲州堡是興和金撫州地元改興和

路今張家口外鑲黃等旗收廠地是

宣德金置州元改為府今宣化府是奉聖州遼置今宣化府

保安及雞鳴山在今宣化縣東南房山黃蘆三又諸金銀冶聽

民采煉以十分之三輸官

二月頒行大元通制

時法制不一有司無所遵守命樞密副使完顏納丹侍

御史曹伯啟字士開濟甯陽山人等纂集累朝格例而損益之凡

為條二千五百三十有九名曰大元通制頒行天下伯

啟言五刑者刑異五等今黥杖徒役于千里之外百無

一生還者是一人身被五刑非五刑各底于人也法當

改易丞相是之會伯啟除浙西廉訪使不果行

命御史大夫特克錫舊作鐵失今改正振舉臺綱

帝初立特克錫以太醫院使拜御史大夫尋命領左右

阿克蘇衛

百官志至元初立阿克蘇巴圖魯達
噶噶齊名阿克蘇軍至大三年立衛

至是命

其振舉臺綱詔中外帝又謂臺臣曰朕深居九重臣下
姦貪民生疾苦豈能周知故用卿等為耳目曩者特們
德爾貪蠹無厭汝等拱默不言其人雖死宜籍其家以
懲後

敕寫金字藏經

時方書金字藏經帝在上都使左丞蘇蘇

舊作速速今
改後仿此

詔學士吳澄為序澄曰主上寫經為民祈福甚盛舉也
若用以追薦臣所未諡蓋福田利益雖人所樂聞而輪
回之說不過謂為善者死則上通高明其極品與日月
齊光為惡者死則下淪污穢其極下與沙蟲同類其徒

遂册爲薦拔之論以惑世人今列聖之神上同日月何庸薦拔且自國初以來凡寫經追薦不知其幾若未效是無佛法矣若已效是誣其祖矣誤爲文辭不可以示後世

夏四月詔行助役法

遣使考視稅籍高下出田若干畝使應役之人更掌之收其稅入以助役費官不得預

六月追奪特們德爾官爵

特們德爾旣死罪惡日彰監察御史蓋繼元宋翼言其姦負負國生逃顯戮死有餘辜乃命毀所立碑并追奪

官爵及封贈制書籍沒其家貲

大風拔木

大風雨雹拔柳林行宮木二千餘株

奉元

元改陝西行省為奉元路即今西安府治也

行宮正殿災

帝語羣臣曰世皇建宮室至朕而燬實朕不能圖治之故也嘗御大安閣見太祖世祖遺衣皆縑素木棉重加補綴嗟嘆良久謂侍臣曰祖宗勗業艱難服用節儉乃如此朕焉敢頃刻忘之

秋七月詔減海運糧

拜住以海運糧視世祖時頓增數倍今江南民力困極而京倉充滿奏乞歲減二十萬石帝遂并特們德爾所增江淮糧免之

八月御史大夫特克錫弑帝于南坡及右丞相拜住

初特們德爾既奪爵籍產特克錫等以姦黨不自安帝

在上都以夜寐不甯命作佛事拜住以國用不足諫止

既而懼誅者復陰誘羣僧言國當有厄非作佛事大赦

無以禳之拜住叱曰爾輩不過圖得金帛耳又欲庇有

罪邪姦黨聞之益懼乃謀變至是帝自上都南還駐蹕

南坡是夕特克錫與知樞密院事額森特穆爾諸王阿

爾台布哈

按額森特穆爾舊作也先鐵木兒阿爾台布哈舊作按梯不花今並改

等謀以

特克錫所領阿克蘇衛兵為外應特克錫先與前平章

政事徹辰特穆爾

舊作赤斤鐵木兒今改

殺拜住而特克錫直犯

禁幄手弑帝于臥所時年二十一國語稱曰格根皇帝

南坡之禍史臣謂英宗果
 於制戮黨畏誅遂構大
 變謬戾極矣夫特們德爾
 結黨肆惡英宗並未稍加
 詰究即其外後奪爵籍產
 而於其姦黨亦不為窮
 治皆由姑息養姦以致釀
 成禍亂使當時逮其黨與
 按法誅竄以靖根株則朝
 台肅清亂臣何由逞其逆
 迹不此之責而歸咎於人
 畏刑誅甚矣史臣之無識
 也

格根蒙古語剛鑿之謂元

史舊譌作格堅今詳改

史臣曰帝性剛明嘗以地震徹樂減膳近臣有稱觴賀
 者此曰朕方修德不暇汝為大臣不能匡輔反為諂邪
 拜住進曰咎在臣等宜求賢自代帝曰毋多遜朕之過
 也嘗謂宰執曰中書選人署事未旬日御史臺即改除
 之臺除者中書亦然今山林儒逸良多卿等不能盡心
 求訪惟以親戚故舊更相引用邪其剛斷多類此然以
 果于刑戮姦黨畏
 誅遂構大變云

諸王阿爾台布哈等奉璽綬迎晉王伊遜特穆爾

晉王噶瑪拉長

子裕宗嫡孫按伊遜特穆爾舊作也孫鐵木兒今改

于北邊九月晉王即位于龍居

河是為秦定皇帝龍居河即臚胸河今名克魯倫河在喀爾喀界內

初噶瑪拉薨其子伊遜特穆爾襲封晉王仍鎮北邊領

四大鄂爾多之地王府內史道拉錫

西域人舊作倒刺沙今改後仿此

得幸于王嘗偵伺朝廷事機以其子哈克散事丞相拜

往得入宿衛久之哈克撒知特克錫欲傾害拜住遂脫

歸是年三月宣徽使塔坦舊作按忒今改後仿此來王邸為道拉

錫言主上將不利于晉王由此二人淡相結八月二日

特克錫密遣烏魯斯舊作幹羅思今改後仿此告晉王曰我與哈克

撒額森特穆爾錫達爾舊作失禿兒今改後仿此謀已定事成推立

王為皇帝又告道拉錫曰汝與延斯固舊作焉速忽今改後仿此知

之勿令舒瑪爾節舊作旭邁傑今改後仿此得聞也王乃命囚烏魯

斯遣巴勒密拉錫舊作別烈迷失今改後仿此等赴上都以逆謀告

未至帝遇弑諸王阿爾台布哈及額森特穆爾奉皇帝

璽綬北迎王于鎮所遂即皇帝位于龍居河大赦天下

冬十月特克錫額森特穆爾伏誅

晉王初囚烏魯斯而告逆謀正也及聞英宗遇弑即

當入朝討賊以雪神人之

憤則君臣大義王室懿親

庶為兼盡乃因逆黨璽綬

奉迎遽踐大位而中書樞

密分任亂臣則與躬預逆

謀何異雖從滿努之請駢

優羣兇乃惟計著一己之善名而不務戡國家之大難律以春秋直筆其能免於趙盾之書耶

帝初即位以額森特穆爾為右丞相特克錫知樞密院

事至是諸王滿努舊作買奴今改後仿此言于帝曰不誅元兇則

陛下善名不著天下後世何從而知帝淡然之乃誅額

森特穆爾旺扎勒按此又一旺扎勒與前卷係兩人索諾木特克錫之弟按此又

一索諾木非特們德爾子圖們舊作禿滿今改後仿此等于行在所命舒瑪爾

節甯珠舊作紐澤今改後仿此入京師收特克錫悉誅其黨徹辰

特穆爾等戮其子孫籍沒家產惟特們德爾子前治書

御史索諾木議遠流張珪曰索諾木從逆賊親所丞相

拜住臂乃欲活之邪尋亦伏誅餘黨俱免官

十一月帝至大都

詔雪楊多爾濟蕭拜住等冤

御史言特們德爾專政誣殺楊多爾濟蕭拜住賀巴延

即賀勝 觀音保索約勒哈達穆蘇黥竄李謙亨成珪罷免

王毅高昉張志弼請昭雪之詔存者召還錄用外者贈

官有差

追尊考晉王為皇帝

廟號顯宗母翁吉喇特氏曰宣懿淑聖皇后

盜竊太廟神主

太廟神主制皆用黃金為之至是仁宗及莊懿慈聖皇

后金主為寇所竊太常博士李好文字惟中大名東鵬人言在禮

神主當以木為之金玉祭器宜貯之別室不從時參知

政事瑪喇勒舊作馬刺今改正兼領太常禮儀使當遷左丞集

廟主致為盜竊事出非常
豈可縱而不問太常奉視
不謹事關宗祏要不得僅
律以尋常典守之愆雖因
張珪言止其遷官而不聞
加之譴責未數年而武宗
之主復竊良由憲典不飭
歲無所徹也至若以木為

士古今通義范金既鄰于
誨盜而疏失并非所以敬
先前人立法固爲未善然
其時祭器尙議貯于別室
而神主未能慎于尊藏疏
慢之愆又誰諉乎

賢大學士張珪曰太常奉宗祏不謹當待罪而反遷官
何以謝在天之靈命遂格

流諸王伊嚕特穆爾等于邊地

伊嚕特穆爾雲南阿爾台布哈海南奇爾布哈舊作曲呂不花

今改後仿此尼嚕罕博囉烏魯斯布哈舊作兀魯思不花今改後仿此海島

竝坐與特克錫逆謀故也

封滿努爲泰甯宋縣今屬福建邵武府王

舒瑪爾節等言南坡之變諸王滿努逃赴潛邸願效死

力且請戮元凶上契宸衷嘗蒙獎諭今臣等議宗國中

能自拔逆黨者惟有滿努請加封賞以示激勸遂以泰

甯縣五千戶封滿努爲泰甯王

以道拉錫為左丞相

茂穆蘇雷珠蘇圖

舊作鎖禿今改後仿此

竝加光祿大夫賜茂穆

蘇等金有差以討逆功也

泰定皇帝

甲子泰定元年春正月召圖卜特穆爾于瓊州

時命諸王遠徙者悉還其部遂召圖卜特穆爾于海南

阿穆噶于大同

二月開經筵

江浙行省左丞趙簡請開經筵及擇師傅令太子及諸

王大臣子孫受學章上遂命平章政事張瑄等以帝範

資治通鑑大學衍義貞觀政要等書進講

立皇后翁吉喇特氏

元史帝紀作巴巴罕氏按后本翁吉喇特氏巴巴罕其名也今依后妃列

傳改正又巴巴罕舊作八八罕今並改後仿此

立子阿蘇奇布

舊作阿速吉八今改後仿此 爲

皇太子

夏四月大風地震

時帝在大都以烈風地震戒飭百官并詔大都守臣集

議以聞張珪乃與樞密院御史臺翰林集賢兩院官極

論當時得失詣上都奏之

其略曰特們德爾與特克錫之徒結爲父子終以遺患構

成弑逆其子索諾木親與逆謀今復給還所籍家產其諸子尙在京師夤緣再入宿衛宜仍籍其家產竄其子孫以明不共戴天之義諸王阿爾台布哈博囉伊魯特穆爾奇爾布哈等與特克錫逆謀罪止流竄宜誅之以謝天下遠王托克托居鎮遼東因國家有變報復讐忿殺親王妃主百餘人分其羊馬畜產殘忍骨肉今不之罪乃復厚賜放還臣恐國之紀綱從此不振况合外者含冤感傷和氣宜奪削其爵土置之他所以彰天威武

備卿濟蘭前太尉布哈矯制令鷹師彊收鄭國寶妻郭
 哈刑曹逮鞠服實竟原其罪夫匹婦銜冤三年不兩宐
 仍付刑曹鞠正其罪賈胡中賣寶物分珠寸石價直數
 萬夫以經國有用之寶而易此不濟飢寒之物是皆時
 貴矣稱呈獻冒給回賜高其價直且至十倍彼此通同
 暗行分用宐行禁止自古聖君惟誠于治政可以動天
 地感鬼神初未嘗傲福于僧道也至元三十年醮祠佛
 事之目止百有二大德七年再立功德使司積五百有
 餘今年一增其目明年即指為例已倍四之三矣比年
 佛事愈繁享國不永致災愈速事無應驗斷可知矣宐
 罷功德使司及累朝忌日醮祠佛事名目止令宣政院
 主領修舉餘悉停罷游惰之徒妄投宿衛部屬及宦者
 女紅太醫陰陽之屬不可勝數一人收籍一門蠲復一
 歲所請衣馬芻糧數十戶所徵入不足以給之耗國損
 民為甚宐如世祖時支請數給之餘悉減汰自特們德
 爾專恣特克錫構逆良善外于非命皆未申理宐加褒
 贈優敘其子孫天下繫囚冤滯宐命臺省選官審錄結
 正邊鎮和病宐令行省行臺體究興除廣海鎮成卒更
 病者互給粥食藥力外者給鈔責所司及同鄉者歸骨
 于其家廣東采珠勞擾宐悉停罷至元三十年以後宐
 員宐悉減併不該常調之人不得濫入常選凡官養馬
 駝宐如大德團槽之制所賜勳感及宦者之田悉拘還

官其僧道典買民田及民間所施產業宜悉役之左右
之臣非有功勳勞效著明實迹不加以賞賜請皆著為
令按濟蘭舊作即烈郭書凡數千言詞甚切至帝皆
哈舊作古哈今改後仿此
不從

冬十月命左右丞相日直禁中

乙丑二年春正月命懷王圖卜特穆爾出居建康

初圖卜特穆爾自海南召還至潭州復命止之居數月
乃還大都封為懷王至是又命出居建康

夏五月河溢汴梁

六月革大臣兼領軍務續綱目繫于四月
今從本紀改正

參知政事左塔布台舊作左塔不
台今改正言大臣兼領軍務前

古所無特克錫以御史大夫額森特穆爾以知樞密院

大臣典領衛兵職任尊而
兼有統攝如果委任得人
制馭得當于事未為無益
若特克錫等構成逆謀由
于茲黨之交通而不繫于

兵權之相屬左塔布台懲
于前事請罷大臣兼領雖
亦杜漸防微之見然不免
因噎廢食矣

事皆領衛兵如虎而翼故成逆謀今軍衛之職乞勿以
大臣領之庶勳舊之家得以保全從之

冬十月道拉錫罷爲御史大夫十一月復以爲左丞相十

二月以塔什特穆爾舊作塔失帖木
見今改後仿此爲右丞相

竝加開府儀同三司錄軍國重事仍封塔什特穆爾薊

國公

丙寅三年夏四月畿內河北山東饑

初張珪告歸保定上冢帝思念之召還問曰卿來時民
間如何珪曰臣老少賓客不能遠知保定眞定河間臣
鄉里也民饑甚朝廷雖振以金帛惠未及者十五六帝
惻然命振糧四月至是復令免三路及濟南等郡縣民

半租張珪尋以病退居西山得旨還家歲餘而卒

禁西僧馳騁擾民

先是西臺御史李昌言嘗經平涼府金置府元屬鞏昌路今仍為府隸甘

肅靜當作靜甯元置會金置州元移治西甯縣後廢今縣屬鞏昌府定西金置

州元移治西安縣今鞏昌府定縣是等州見西番僧佩金字圓符絡繹道

塗馳騎累百傳舍至不能容則假館民舍因追逐男子

姦汚婦女奉元一路自正月至七月往反百八十五次

用馬至八百四十餘匹較之諸王行省之使十多六七

驛戶無所控訴臺察莫得誰何且國家之製圓符本為

邊防警報之虞僧人何事而輒佩之乞更正僧人給驛

法且得以糾察不報至是聞其擾民禁之

秋七月河洩陽武

漂民居萬六千五百餘家尋復壞汴梁樂利隄發丁夫六萬四千人築之

冬十月賜大天源延聖寺田

初帝命建顯宗神御殿于盧師寺

在今宛平縣盧師山後改名清涼寺額

曰大天源延聖寺奉安御容至是又賜吉安臨江二路田千頃中書省臣言養給軍民必資地利況土地祖宗所有子孫必重惜之臣恐茲後藉為口實妄興工役傲福利以逞私欲也帝嘉納之然不能用

十二月赦

時道拉錫當國與平章額卜德呼勒

西域人以皇慶二年五月延祐四年

其十四種...
泰...
...

六月至德三年十月三為平章政事
按額上德呼勒舊作烏伯都刺今改以私意欲因赦酬

累朝賈胡所獻諸物直及擢用英廟至今為憲臺奪官

者額上德呼勒自禁中出至政事堂集宰執僚佐以詔

彙示左司都事宋本字誠夫大都人本日今天倣災異而畏獻

物未酬直者憤怨此有司細故形諸王言必貽笑天下

憲司櫛有罪者官世祖成法也今上即位累詔法世祖

若擢用之是廢成憲而反汗前詔也後復有邪佞賊穢

者將治之邪置不問邪宰執間本言相視歎息罷去

日宣詔竟本遂稱疾不出

丁卯四年春正月御史臺臣請親祀郊廟不允

先是監察御史趙思魯字希顏霸州文安人以大禮未舉言天子

御北...
卷之九十一
元泰定皇帝
三

親祀郊廟所以通精誠迎福釐生烝民阜萬物百王不
易之禮也宜講求故事對越以格純嘏至是御史臺臣
復以為言帝曰朕遵世祖舊制其命大臣攝之

夏四月盜竊武宗神主

旱蝗民饑

秋八月山崩地震

通漕縣

應作通渭縣宋置今屬鞏昌府

山崩礧門地震有聲如雷晝晦

天全道

漢徙縣地元置礧門宣撫司又分置天全招討司今改設天全州治礧門城屬雅州府

崩飛石斃人鳳翔興元成都峽州江陵地同日皆震

九月丙申朔日食

泰定在位五年繼承元統其子阿蘇奇布天下臣民

戊辰致和元年

八月帝阿蘇奇布即位改元天順九月圖卜特穆爾僭稱天祿元年按阿蘇奇布即位

咸知為儲嗣則繼立乃世
及之常是年八月以後統
系自應屬之大順若圖上
特穆爾因雅克特穆爾權
變遂違逆謀僭竊位號兵
犯上都致阿蘇奇布不知
所終實與弑逆無異續綱
目反以圖上特穆爾所稱
天麻附注是年而于天順
竟漫其號殊乖順逆之理
至明宗為武宗長子大都
竊據之事本未與聞及圖
上特穆爾遣使奉實勸進
卽位和甯名分已定天順
既亾神器非明宗誰屬又
豈可以其未有紀元而去
其帝號續綱目于己巳歲
止紀天麻二年而明宗竟

上特穆爾亦循踰年之例改明年為天順今因是年九月圖
上特穆爾僭立于大都改元天麻十月上都被陷天順帝
不知所終八月後元統無屬故變例以天順改元
分注其圖上特穆爾所稱天麻則直書僭號云
春二月
帝如上都命僉書樞密院事雅克特穆爾
奇上察克氏綽
和爾第三子此
又一雅克特穆爾與
九十五卷係兩人
等居守

徙懷王圖上特穆爾于江陵

初圖上特穆爾出居建康以殊祥院使額森爾
舊作也
先捏今

改後 仿此 掌其衛士至是額森爾私至上都與道拉錫等共

謀復遣使遷之于江陵

夏四月禁蒙古色目人居親喪

塔什特穆爾道拉錫請凡蒙古色目人效漢法丁憂者

除其名從之

削而不書是非九為失當
今于致和元年附注天順

改元以存其統並注圖十

特穆爾僭號以著其罪而

己已歲則大書嗣宗元年

至翁郭察圖變故以後元

統無歸然後繫以天麻庶

書法得平而大義亦足昭

千古因揭其大指如此

武宗既傳于弟其子即無

統業可承而泰定帝已成

其為君儲嗣現存神器自

有專屬乃雅克特穆爾忽
進異圖謬託受武宗恩寵
之言以自文遠迎周懷二

秋七月甯夏地震

帝崩于上都

壽三十六文宗不為立廟諡世止稱為泰定帝

史臣曰泰定之世災異數見君臣之間亦未見其引咎
責躬之實然能知守祖宗之法以行天下無事號稱治
平

八月簽書樞密院事雅克特穆爾謀逆執中書省臣額卜

德呼勒等下之獄遣使迎懷王圖卜特穆爾于江陵

初雅克特穆爾以泰定帝由晉邸入繼與諸王們都舊

滿禿今改後仿此等乘帝有疾懷異圖以身受武宗寵拔之恩

欲迎其二子周王和錫拉懷王圖卜特穆爾立之至是

帝崩于上都道拉錫專權自用踰月不立君朝野恐懼

王入繼于情理俱為不順
其意不過欲假援立之功
以憑寵辱志遂成圖卜特
穆爾篋弑之謀則雅克特
穆爾實為罪首至泰定既
崩道拉錫惟知專擅自利
踰月不立君致亂臣乘間
釀禍其罪亦與亂臣等耳

皇后皇太子遣使詣大都命平章政事額卜德時勒收

掌百司印章諭安百姓于是雅克特穆爾與安西王喇

特納錫哩

舊作阿刺忒納失里今改後仿此

陰結勇士八月甲午黎

百官集興聖宮雅克特穆爾率其黨十七人皆露刃號

于眾曰武宗皇帝有子二人正統當歸之敢有不順者

斬乃執平章政事額卜德時勒御史臺臣特默格并左

丞多木達

特默格舊作鐵木哥多木達舊作朵朵今改後仿此

參政王士熙等皆

下獄與安西王入守內庭分處腹心于樞密命前參政

莽賚托噶

舊作剛理董阿今改後仿此

乘驛迎圖卜特穆爾于江陵

推前湖廣左丞拜布哈

舊作別不花今改後仿此

為左丞相詹事塔

斯哈雅為平章蘇蘇為左丞旺布凌吉特

舊作王不憐吉台今改後

仿此為樞密副使與右丞趙世延等分典庶務時有諸衛

軍無統屬者及謁選并罷退軍官皆給之符牌以待調

遣眾既受命皆注目立未知所謝乃指使南向拜眾驚

竦毛髮凜然始知其意在懷王也雅克特穆爾直宿禁

中達旦不寐一夕再徙人莫知其處者將一月又恐人

心疑懼令塔什特穆爾矯為南使云懷王旦夕且至復

令鼐瑪岱舊作乃馬台今改後仿此為北使稱周王亦從諸王南來

矣

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巴延默爾吉濟特氏按默爾吉殺參

知政事托博台舊作脫別台今改後仿此

初莽賚托噶至河南以謀告巴延巴延從之遂殺平章

奇拉爾

舊作曲烈今改後仿此

右丞拜特穆爾

舊作別鐵木兒今改後仿此

等

別遣兵南迎圖十特穆爾而躬自勒兵以俟參知政事

托博台獨曰今蒙古軍馬與宿衛之士皆在上都而諸

隘守兵單弱吾恐此事之不可成也巴延不從是夜托

博台手刃欲殺巴延巴延覺遂拔劍殺托博台而奪其

所部軍器馬匹圖十特穆爾發江陵遣使以巴延為河

南左丞相

諸王們都等謀叛附于雅克特穆爾伏誅

諸王們都阿穆爾台

舊作阿馬刺台今改後仿此

宗正庫克楚平章

瑪魯

舊作買閣今改後仿此

集賢學士烏魯斯布哈太常禮儀院

使噶海齊

舊作哈海赤今改後仿此

等十八人同謀附雅克特穆爾

事覺悉為道拉錫所殺

皇太子阿蘇奇布即位于上都

時年九歲改元天順遣梁王旺辰

梁王蘇克織子顯宗孫按旺辰舊作王禪

蘇克織舊作松山今改

右丞相塔什特穆爾分道討雅克特穆爾

懷王圖卜特穆爾入京師

以莽賚托噶庫庫特音

舊作闊闊台今改

蘇蘇並為平章政事

曹立為右丞巴延為御史大夫趙世延為御史中丞高

昌王特穆爾布哈

舊作鐵木兒補化今改

知樞密院事尋又殺平

章政事額卜德呼勒流左丞多木達等于遠州

後一年復徵多

木達等十二人于貶所放歸田里

九月圖卜特穆爾僭位

圖十特穆爾既至雅克特穆爾以爲擾攘之際不稱大號不足以係天下之志圖十特穆爾以周王和錫拉在漠北欲虛位俟之雅克特穆爾曰人心向背之機間不容髮一或失之噬臍無及圖十特穆爾曰必不得已當明著吾志播告中外遂襲帝位改元天祿詔天下曰謹俟大兄之至以遂朕固讓之心大赦封雅克特穆爾爲太平王加右丞相知樞密院事加巴延太尉

梁王旺辰等兵入居庸關與雅克特穆爾戰敗引還

初雅克特穆爾弟薩敦

舊作撒敦今改後仿此

子騰吉斯

舊作唐其勢今

改後仿此

皆在上都密遣人召之來使薩敦將兵守居庸關

騰吉斯屯古北口及旺辰等兵次榆林雅克特穆爾將

兵拒之遣薩敦先馳至榆林西乘其未陳薄之旺辰兵

稍卻時諸王額森特穆爾兵自遼東入遷民鎮遼置縣金廢為

鎮在今撫甯縣東相傳山海關即鎮故址圖十特穆爾復合雅克特穆爾禦

之次于薊州旺辰等兵遂破居庸關雅克特穆爾聞之

倍道還逆戰于榆河一名溼餘河俗名富河自居庸關南流至通州北入白河漢書地理

志軍都縣溼餘水東至潞南入沽是也之北旺辰兵復不利追至紅橋在

平州西南阻水而陳相持者累日旺辰再戰再北遂率餘眾

遁還

靖安王庫庫布哈舊作闊不花今改後仿此等兵破潼關河南大震

庫庫布哈等以兵應上都自陝西擊潼關破之遂克闡

鄉陝州行臺御史大夫額森特穆爾此又一額森特穆爾非諸王額森特

穆爾也分兵北渡河中趨懷孟河東官吏皆棄城走特默

格南過武關破鄧州直趨襄陽下郡縣二十餘橫絕數

千里河南大震

諸王額森特穆爾等兵破通州遂趨京師雅克特穆爾拒

之引還

特們德爾

此又一特們德爾非前右丞相之特們德爾也舊作禿滿迭兒今改後仿此

及諸

王額森特穆爾軍破通州將襲大都雅克特穆爾急引

軍還擊之陽翟王太平

太宗第七子密特哩大王之元孫舊作滅里今改

敗歿

外者敵野餘兵皆潰而還

諸王呼喇台

舊作忽喇台今改後仿此

等兵入紫荆關

在易州西即太行第七陁也宋

時謂之金陂關金元以來皆名紫荆

守關軍士皆潰散遂乘勝進偪京城與額森鼐等軍遇
于良鄉南轉戰至盧溝橋聞雅克特穆爾援兵益至遂
引去

冬十月圖卜特穆爾遣使至陝西省臣執之送上都

初雅克特穆爾遣人召陝西行省平章特默齊舊作撰馬赤

行臺御史穆齊爾舊作馬札兒台今竝改皆不至至是使者頒

懷王卽位詔于甘肅至陝西行省行臺官焚毀其詔執

其使械送上都既而使者持詔至浙江歸言省臣亦皆

不服懷王悉欲誅之左司郎中則丹蒙古人則丹舊言作自當今改

于雅克特穆爾曰雲南四川且猶未定乃欲以使臣一

言殺行省大臣恐非盛德事況浙江豪奢地使臣或不

圖十特穆爾之弑明宗人
皆知之而于天順之事則
史氏隱而未發夫天順正
位已踰數月諸王羣臣皆
推戴為君圖十特穆爾乃
敢舉兵直犯上都致令不
知所終則與躬自弑逆者
亦無以異春秋作而亂臣
賊子懼此等正斧鉞所必
嚴續綱目略而不書失筆
削之旨矣

厥所需造言陷之耳雅克特穆爾入言之事乃止

圖十特穆爾兵陷上都帝不知所終梁王旺辰遁走遼王
托克托歿之

先是齊王伊嚕特穆爾及東路蒙古元帥布哈特穆爾

舊作不花帖木兒今改後仿此等聞懷王即位乃舉兵趨上都圍之時

諸王大臣出戰屢敗勢日蹙道拉錫等乃奉皇帝寶出

降梁王旺辰遁走遼王托克托遇害帝不知所終伊嚕

特穆爾奉皇帝寶又收諸王百司符印遣兵送道拉錫

等于京師

靖安王庫庫布哈等大敗河南兵進拔虎牢尋引還

庫庫布哈等兵至鞏縣黑石渡

在今河南府鞏縣西南

與河南兵

戰大敗之獲其輜重鉅萬遂克虎牢旋引軍至汴會有
使者來言上都已破河南省臣遣使招諭庫庫布哈等
殺其使臣十餘輩既而圖卜特穆爾復遣使臣諭之乃
邊巡引去

十一月圖卜特穆爾遷泰定皇后翁吉喇特氏于東安州
遣使迎周王和錫拉于漠北

圖卜特穆爾殺梁王旺辰及道拉錫等

旺辰翼輔幼主自當與共
存凶臨難遁逃實乖臣分
卒不免于一狀其視遼王
之捐軀殉國相去奚啻霄
壤至道拉錫始以寵利自
私致債國事及勢處窮蹙

梁王旺辰既遁圖卜特穆爾募有能捕得之者官五品
以上尋被執賜死道拉錫茂穆蘇甯珠薩特密什及額
森特穆爾皆棄市時復欲盡戮朝臣之在上都者平章
政事敬儼字威卿其先河東人後徙易水抗論謂是皆常歲從行之人

輸爾志實出降更不得齒
于人類究亦無逃鋒刃而
身敗名裂歟有餘穢矣

殺之非罪眾賴以免

四川平章政事囊嘉岱

舊作囊加台
今改後仿此

稱兵燒絕棧道

囊嘉岱自稱鎮西王以其省左丞托克托為平章前雲

南廉訪使楊靜為左丞殺平章庫齊

舊作寬徹今
改後仿此

等稱

兵燒絕棧道

弛蒙古色目人居親喪之禁

自願者聽如舊制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九十七

臣等謹將

臣等謹將

臣等謹將

臣等謹將

臣等謹將

臣等謹將

臣等謹將

臣等謹將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九十八

元

明宗皇帝

己元年

八月以後文宗圖卜特穆爾天麻二年

按明宗即位而未改元續綱目削而未書今變例特書元年而附注天

春正月周王和錫拉即位于和甯之北

是為明宗

圖卜特穆爾屢遣使奉迎勸進王南還至和甯之北遂

即位遣使還報諸王舊臣及兩都之民間王使者至皆

歡呼鼓舞爭先迎謁所至成聚

陝西大旱饑以張養浩為行臺御史中丞

陝西自秦定二年至是不雨歲大饑人相食圖卜特穆

爾乃起張養浩為中丞往振之先是養浩棄官家居七

圖卜特穆爾非能讓國之人其推奉周王特以其序次居兄恐為公論所不容故陽為勸進以飾人耳目冀其固遜而後取之則既弋虛名復享厚實此逆賊本懷也周王不察誠偽遽受尊稱遂兆翁郭察圖之禍圖卜特穆爾固罪無可逃周王亦智不足以保身

矣

禾黍豈能不種自生蓋必前此已佈之種因久旱未能出土及得透雨滋溉遂勃然長發耳蒼浩雖盡心振荒秦民頗賴其利乃飾為從來未有之奇以顯其異績過事夸張何以傳信不因此轉漫其實耶

後去屋不遠金車貴

卷之六十一

詔不起至是聞命登車即行道經華山禱于岳祠一雨三日到官復大雨禾黍自生秦人大喜時斗米十三緡民持鈔出糴稍昏即不用詣庫倒換累日不能得民大窘蒼浩檢庫中未毀昏鈔文可驗者得一千八十五萬悉以印識其背又刻十貫五貫為券給貧民命米商視印記出糴詣庫驗數以易之又率富商出粟及奏行納粟補官之令聞民有殺子以啖母者為之大慟出私錢濟之且命出其肉徧示闔府官屬責其不能賑貸到官四月未嘗家居止宿公署夜禱于天晝出振饑民終日無少怠遂得疾未幾卒

追封濱國公諡文忠

二月圖卜特穆爾立其妃翁吉喇特氏

駙馬魯王多阿克巴勒女按多阿克

巴勒舊作瑯阿不
刺今改後仿此

為皇后

圖卜特穆爾追尊帝母伊奇哩氏

努倫公主之女按努倫舊作奴兀倫今改後仿

此及其母瑯古特氏

舊作唐兀氏今改後仿此

竝為皇后

伊奇哩氏諡曰仁獻章聖

瑯古特氏諡曰文獻昭聖

三月圖卜特穆爾遣雅克特穆爾奉皇帝璽赴漠北夏四月以雅克特穆爾為太師

圖卜特穆爾遣雅克特穆爾奉皇帝璽來上乃諭廷臣

曰璽既北上繼今國事其遣人間行在所四月癸巳雅

克特穆爾入見帝嘉其功以為太師復諭之曰凡京師

百官朕弟所用者竝仍舊其諭以朕意雅克特穆爾因

奏陛下君臨萬方國家大事所任者省院臺而已宜擇

人居之乃用哈巴爾圖

舊作哈八兒禿今改後仿此

等為平章政事

等官皆武宗舊人也是日宴諸王大臣于行殿因諭臺

臣曰太祖有訓美色名馬人皆悅之然方寸一有繫累

即能敗名喪德卿等亦嘗念及此乎世祖初立御史臺

時首命塔齊爾塔本濟勒

舊作奔帖傑兒今改後仿此

二人協司其

政天下國家譬如一人之身中書其右手也樞密其左

手也左右手有疾治之以良醫省院闕失不以御史臺

治之可乎凡諸王百司違法越禮一聽舉劾風紀重則

貪墨懼猶斧斤重則入木深也朕有缺失卿等亦當以

聞不汝責也

遣使立圖卜特穆爾為太子

明宗之子圖卜特穆爾與

武仁當日情事不同仁宗雖人定國難而虛懸寶位以俟武宗及武宗立而就儲位于義為順若圖上特穆爾久蓄異志且已自立改元豈甘復為人後嗣宗既不能早至京師以靖人心而固根本乃循至大故事遙立東宮方冀安其繼世之心而不知益促其謀逆之志適所謂自貽伊戚耳

旱蝗民饑

河南北山東兩浙饑民母慮百餘萬戶自嵩汝至淮南
外亾相藉命所在州縣官以便宜振之

囊嘉岱降尋殺之

圖上特穆爾遣使至四川赦囊嘉岱囊嘉岱聽詔歸順
蜀地悉定尋坐以指斥乘輿殺之于市籍其家

秋七月丙辰朔日食

太白經天

八月帝次翁郭察圖圖上特穆爾入見帝暴崩

武甯王徹辰圖

舊作徹徹禿今改後仿此

等至京師既致立皇太子

之命圖上特穆爾遂發京師奉迎于道受太子寶八月

乙酉朔帝次翁郭察圖丙戌圖卜特穆爾入見與諸王

大臣宴于行殿越三日庚寅帝暴崩年三十國語稱曰

胡土克圖皇帝

胡土克圖蒙古古語有福之謂元史舊譌作護都篤今譯改

胡粹中曰間之故老言雅克特穆爾奉上璽綬明宗從官有不為之禮者雅克特穆爾且怒且懼既而帝暴崩雅克特穆爾聞哭聲即奔入帳中取寶璽扶文宗土馬南馳本史又言雅太子入哭盡哀雅克特穆爾以皇后命奉皇帝寶授于天下其說不合豈當時忌諱而不敢老言之者歟

圖卜特穆爾以巴延為左丞相奇徹台

舊作欽察台 阿爾薩蘭

哈雅

舊作阿兒思蘭海身今並改後仿此

趙世延並為平章事

多爾濟為右丞鄂允

舊作阿榮今改後仿此

趙世安並參知政事

塔斯特穆爾知樞密院特穆爾布哈特穆爾圖

舊作鐵木兒脫

今改後仿此 並御史大夫

圖上特穆爾復襲位于上都

是爲文宗

建龍翔集慶寺于建康

命鄂允趙世安督工臺臣監造于是南臺御史言陛下龍潛建業居民困于供給幸而獲覩今日莫不跂望非常之恩今奪民時毀民居以搆佛寺臺臣表正百官委以監造豈其禮哉昔漢高祖復豐沛兩縣光武免南陽稅三年今不務此而隆重佛教何以慰斯民之望且佛教慈悲方便今尊佛氏而害生民無乃違其教乎書奏爲免臺臣監役

詔修經世大典

敕翰林國史院同奎章閣學士采輯本朝故事準唐宋

會要爲經世大典

冬十一月湖南徭賊寇邊

湖廣州縣爲廣源等徭寇掠者二百八十餘處命平章

劉托歡招捕之

十二月以西僧年札克喇錫

舊作輦真乞刺思今改後仿此爲帝師

帝師至帝命朝臣一品以下咸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

師不爲動惟國子祭酒富珠哩

字子翬其先隆安人金泰和間定女直姓

屬望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子孔

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爲禮帝師笑而起舉觴

卒飲眾爲之栗然

文宗皇帝

庚午至順元年春二月立嗣宗子額琳沁巴勒舊作懿璘質班今改後仿

此為廊王平章政事多爾濟以罪免

臺臣言多爾濟紊亂銓選貪污著聞請加罷黜從之尋

以阿巴哈雅舊作阿上海身伊拉齊舊作亦列赤今相繼為平

章政事

以巴延知樞密院事罷置左丞相

帝以雅克特穆爾有大功欲獨相以尊異之乃詔諭中

書省曰昔世祖以宰相一人總領庶務故治出于今

雅克特穆爾為右丞相巴延既知樞密院事左丞相其

勿復置又詔一切政務悉聽雅克特穆爾總裁大小官

員人等敢有隔越奏聞以違制論

文宗徒以雅克特穆爾擁戴之功驟加隆寵罷置左相令其獨秉國鈞偏任長姦已乖馭下之道至于百司奏事乃政治所關太阿豈宜旁落何轉禁其徑達且坐隔越者以違制之名

甘受壅蔽而不顧紀綱陵
替若此尚何以爲國乎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之九十八 五

三月雲南諸王圖沁舊作禿堅今改後仿此反遣豫王喇特納錫哩

督諸將討之

圖沁及萬戶布固舊作伯忽阿瑚舊作阿禾今並改後仿此等叛攻陷中

慶路本大理國善闡府地元置中慶路雲南行省治焉今爲雲南府殺廉訪司官尋自

稱雲南王以布固爲丞相阿瑚等爲平章等官立城柵

焚倉庫以拒命詔以克楚舊作乞住今改後仿此爲雲南平章政

事特穆爾布哈舊作帖木兒不花今改後仿此爲雲南左丞及中尙卿

碩裕實舊作小雲失今改正後仿此從喇特納錫哩由八番本漢牂牁郡地

五季馬殷遣八姓帥率兵討兩江溪峒至此畱戍遂各分據號八番元置八番順元等處宣慰司嗣升置貴州

布政司今爲貴陽府治進討之

夏四月皇后翁吉喇特氏殺明宗皇后必巴什成宗甥壽甯公王之

女按必巴什舊作八
不沙今改後仿此

皇后與宦者拜住謀殺之

雲南土官祿余等叛附于圖沁詔遣諸王溫都素特穆爾

舊作雲都思帖木

會諸路兵進討之

續綱目于是年事前
後多錯誤今悉從文

兒今改後仿此
宗本紀
改正

初雲南烏蒙

蠻部名元置宣慰司嗣升
為府今雲南昭通府是

土官祿余以討

圖沁功授行省參知政事至是叛附于圖沁羅羅

即羅羅斯

蠻部名其酋長轍居大渡河西元時內附立羅羅
宣慰司統之嗣置建昌衛今為甯遠府屬四川省諸蠻

因相繼作亂平章特穆爾布哈被害詔諸王溫都素特

穆爾將江浙河南江西三省兵二萬與湖廣省臣托歡

並討之

六月殺知樞密院桂徹伯舊作闊徹伯托克托穆爾舊作脫脫木兒今並

改等十二人籍其家

桂徹伯托克托穆爾及通政使濟爾噶朗舊作只兒哈郎今改等

以雅克特穆爾權勢崇重欲謀誅之伊德爾瑪實特默

舊作也的迷失脫迷今改後仿此以變告雅克特穆爾即率奇卜察克

軍掩捕案問並棄市籍其家

秋七月將作院使索珠等有罪誅

特們德爾子索珠觀音努舊作觀音奴今改塔阿里雅舊作野理身又

作野理海身今改坐怨望造符籙祭北斗呪詛事覺詞連刑部

尚書烏瑪喇前御史大夫博囉上都留守瑪爾舊作馬兒今改

等俱伏誅

閏月趙世延罷

御史葛明誠言世延年逾七十固位苟容請斥歸田里
詔中書議之雅克特穆爾言世延向乞致仕不允所請
御史之言蓋不知有旨也帝曰如御史言世延固難任
中書矣其仍以翰林奎章之職

詔加孔子父母及顏回曾參孔伋孟軻程顥程頤封爵

孔子父叔梁紇爲啟聖王母顏氏啟聖王夫人顏子克

國復聖公會子邾國宗聖公子思沂國述聖公孟子鄒

國亞聖公程顥豫國公頤洛國公

尋復以董仲舒從祀孔子廟廷位列七十

子之下

江南大水

江浙湖廣尤甚漫民田五萬一百八十頃民饑者四十餘萬戶

冬十月始親祀南郊

帝始服大裘袞冕親祀昊天上帝于南郊以太祖配享蓋自世祖至是凡七世而南郊親祀之禮始克舉焉

十二月立燕王喇特納達喇

舊作阿刺忒納答刺今改

為太子

太子既立月餘以疹疾卒詔繪真容奉安慶壽寺祀之如累朝神御殿

辛未二年春二月立廣教總管府

凡十六所以掌天下僧尼之政秩正三品府設達魯噶

齊總管同知府事判官各一員宣政院選流內官擬注

以聞總管則僧爲之

三月司徒希沙

舊作香山今改

陳符讖

希沙言陶宏景胡笳曲有負屐飛天厓終是甲辰君之
語暗合陛下生年紀號實受命之符乞錄付史館頒示
中外詔翰林集賢諸儒臣議咸以爲唐開元間薛讓進
武后鼎銘云上天降監方建隆基爲元宗受命之符姚
崇表賀宋司馬光言其采偶就之文以爲符瑞此小臣
之諂而宰相實之是侮其君也今宏景之曲雖于生年
紀號若偶合者然陛下應天順人紹基正統無待于旁
引曲說以爲符命從其所言恐啟讖緯之端非所以定
民志也事遂寢

夏四月武陟地震

逾月不止

喇特納錫哩等略定雲南引兵還

先是鎮西武靖王綽斯巴勒

世祖第六子西平王鄂爾齊之孫按綽斯巴勒舊作

棚思班今改後仿此

及喇特納錫哩等率兵十餘萬討雲南倍道

兼進奪金沙江

即古麗水源出吐蕃其隴川犁牛石下東南流入雲南境合打冲河又東流至

會哩州南入匹川界

與賊兵遇連戰敗之禽斬阿瑚遂復中慶路

又與布固戰于馬金山獲而誅之惟祿余遁去至是遣

使來獻捷且請畱荆王伊蘇伊伯根

太宗子奎屯之孫按伊蘇伊伯根舊

作也速也不干今改後仿此

等各領所部屯駐鎮遏遺寇餘軍皆遣

還詔從之而以特默齊為雲南行省平章總制軍事

六月翰林學士吳澄卒

諡文正

澄自泰定間謝病歸臨川四方從學者恆數百人著書

至將終猶不輟其易春秋禮記纂言盡破傳注穿鑿卓

然成一家言朝廷命其子京為撫州教授以優奉養至

是卒

贈臨川郡公學者稱之為草廬先生

秋八月甲辰朔日食

江浙水

壞田十八萬八千七百三十八頃

詔皇子古嚕喇特納

舊作古納答刺今改後仿此

出居雅克特穆爾家

命市諤爾根薩哩

舊作阿魯渾撒里今改

宅令雅克特穆爾奉皇

子居之更名雅克特古斯

舊作燕帖古思今改

尋又詔養雅克特

父子至親君臣定位名分所枉豈容任情假借致紊天倫文宗乃令皇子出居臣下之家既已襲宗支而倒冠履復取疆臣孽嗣育

自皇家使庶姓得冒天潢
貴胄瀆亂不經莫此為甚
文宗此舉實不解其是何
意見也

穆爾之子塔喇海為己子賜以居第及貲產

九月祿余復寇雲南冬十月都元帥克呼舊作怯烈今擊改後仿此

走之

祿余既竄伏尋出招收餘黨復作亂寇順元元至元二十年討平

羣蠻置順元路安撫司在今貴州貴陽府境內等路雲南省臣遣都事諾海往

招之授以參政制命祿余拒不受遂遇害既而蒙古都

元帥克呼潛師擊破賊砦殺五百餘人圖沁之弟必喇

圖庫圖齊舊作必刺都古象失今改後仿此舉家赴水死獲圖沁弟二

人子三人誅之祿余遁去餘黨悉平

冬十一月壬申朔日食

王三年夏四月諸王伊嚕特穆爾謀反伏誅

安西王阿南達之子伊嚕特穆爾與輝和爾僧裕木津

達巴迪爾班第舊作玉珍達入的刺板的今改後仿此國師布哩訥實喇

音沙津阿固齊舊作必刺忒納失里沙津愛護持今改後仿此謀不軌事覺皆

伏誅

五月禁加封淫祠

太常博士王瓚言諸路請加封神廟濫及淫祠按禮經以勞定國以外勤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則祀之其非祀典之神自後請不許加封從之

雲南饑

六月嚴起復之禁

監察御史陳思謙字景讓祐之孫言內外官非文武全才出處

繫天下安危能拯金革之難者不許奪情起復從之思
謙又言銓衡之弊入仕之門太多黜陟之法太簡州郡
之任太淹朝省之除太速欲設三策以救四弊一曰至
元三十年以後增設衙門冗濫不急者從實減并其外
有選法者并入中書二曰宜參酌古制設辟舉之科令
三品以下各舉所知得材則受賞失實則受罰三曰古
者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蓋使外職識朝廷治
體內官知民間利病今後歷縣尹有能聲善政者授郎
官御史歷郡守有奇才異績者任憲使尚書其餘各驗
資品通遷在內者不得三考連任京官在外者須歷兩
任乃遷內職績非出類守不敗官者則循以年勞處以

用人當因材器使即內外

兼授亦宜量其才質而歷

之若縣令郡守果有善

政異績尤當在外超擢俾
展布裕如期于民生有益
使必仿漢制而行則黃霸
聲名未嘗不減于治郡郎
官出宰亦未必盡若魯恭
用違其才實不免遷地弗
良之憾顧可以為成法不
易乎

父子世及乃三代以下繼
緒之常非然者則不足以

常調凡朝缺官員須二十月以上方許遷除帝可其奏

命申書議行之

時河北道廉訪使僧嘉努又言自古求忠臣于孝子之門今官于朝十年不省

親者有之非無思親之心也由朝廷無給假省親之制而有擅離官次之禁古律諸職官父母在三百里外三年聽一給定省假二十日親不存者聽一給拜墓假十日以此推之父母在三百里以至萬里宜計道里遠近定立假期其應省親匿不行者坐以罪若詐冒有所規避者與詐奔喪者同科亦命廷臣議行之
舊作僧家
奴今改
按僧嘉努

秋八月京師隴西地震

帝崩于上都

年二十九國語稱曰濟雅圖皇帝

濟雅圖蒙古古語有天命之謂元史舊譌作

札牙篤
今譯改

冬十月鄜王額琳沁巴勒即位

是為
甯宗

係人心而孚公論文宗舍
子立姪王禕謂其公天下
之心其說大謬文宗此舉
不過欲掩其弑兄之罪且
欲矯仁宗不傳位武宗二
子之非耳孰知廓王既不
元年而順帝并至覆其宗
社付託不慎貽禍家邦是
元室之亾實文宗之蔑視
神器有以釀成之耳

王明宗第二子為帝所眷愛留居京師帝崩遺詔傳位
明宗之子雅克特穆爾請皇后立皇子雅克特古斯后
不從命立王以繼大統時年甫七歲中書百司政務咸
啟皇后取進止

十一月尊皇后為皇太后

廓王薨

王禕曰甯宗之立雖母后權臣利于立幼抑文宗顧命
舍其子而立兄子是不可謂非公天下之心也然終不
足以掩其弑兄之惡
天理人心吁可畏哉

太后遣右丞克呼濟蘇迎托歡特穆爾舊作妥懽帖睦爾今改後仿此于

靜江

初太祖取西北諸國阿爾斯蘭哈喇魯特氏按哈喇魯特舊作罕祿魯今改

率眾來降乃封爲郡王嗣宗出居沙漠過其地納其裔
孫女曰瑪里達舊作邁來的今改後仿此生托歡特穆爾于北方至

順初嗣宗后必巴什被讒遇害遂徙之高麗使居大靑

島在今朝鮮國廣州海中中不與人接尋又因其乳母夫言詔天

下言嗣宗在時素謂托歡特穆爾非己子移于廣西之

靜江郡王薨雅克特穆爾復請立雅克特古斯皇太后

曰吾子尚幼托歡特穆爾在廣西今年十三矣且嗣宗

長子于理當立乃遣克呼濟蘇往迎之

癸酉四年順帝元年統元年春三月雅克特穆爾歿

雅克特穆爾秉權以來肆行無忌一宴或宰十三馬取

泰定后爲夫人前後尚宗室女四十人或交禮三日

遽遣歸者後房充斥不能盡識一日宴趙世延宅男女
列坐見坐隅一婦色甚麗意欲與俱歸顧左右曰此爲
誰對曰太師家人也自後荒淫日甚體羸溺血而歿

夏五月京師地震

六月托歡特穆爾卽位于上都是爲順帝

初托歡特穆爾至自靜江百官具鹵簿迎于良鄉雅克
特穆爾旣見竝馬徐行具陳迎立意托歡特穆爾幼且
畏之一無所答雅克特穆爾疑其意不測又恐卽位後
追舉明宗暴崩前事故至京久不得立適太史亦言其
立則天下亂用是議未洩遷延者數月至是雅克特穆
爾歿太后乃與大臣定議立之且約後當傳于雅克特

雅克特穆爾首構禍端
生骨月翁郭察圖之事實
所與謀又安肯援立明宗
之子以自貽害患觀其遷
延數月尙未立君視神器
若贅旒姦詭實爲叵測其

意似并不在雅克特古斯
即太史所云立則天下亂
者焉知非希附權姦風旨
造言煽惑以阻其嗣統之
議乎使非病外順帝未必
能繼守宗祧至于後此元
祚淪胥則由順帝之政事
怠荒綱紀陵替所致又豈
前言之果驗乎

古斯若武宗仁宗故事

以巴延爲太師右丞相薩敦爲太傅左丞相時復置左丞相

時有阿哩袞特穆爾舊作阿魯渾帖木兒今改後仿此者嗣宗親臣也

言于帝曰天下事重宜委宰相洩之庶可責其成功若

躬自聽斷必負惡名帝然之由是淡居宮中每事洩于

宰相而已無所專焉

大霖雨

京畿水平地丈餘饑民四十餘萬時關中河南俱水災

兩淮大旱

秋八月立皇后巴約特氏雅克特穆爾之女按巴約特氏舊作伯牙吾今改後仿此

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字伯生允文之五世孫謝病歸

初御史中丞馬祖常求集薦引其鄉人龔伯璩集固不
 從祖常不悅帝之將立也召諸老臣赴上都集亦與焉
 祖常使人告集曰御史有言矣蓋以明宗嘗命集書詔
 言帝非明宗子故祖常以是風集使去集乃謝病歸臨
 大川集既去侍臣有以舊詔言者帝不懌曰此我家事豈
 由彼書生耶尋遣使賜酒幣召還禁林會疾作竟不至
 集歸後十五年病卒于家賜諡文靖集性孝友能折節
 後進學該博而究極本原研精揆微心解神契其文亦
 頗有宋慶麻乾涸風烈
 學者稱為邵庵先生

冬十月封薩敦榮王騰吉斯襲封太平王

薩敦會邑廬州賜騰吉斯平江田五百頃

十一月封巴延為秦王

賜以金印是日秦州山崩地震

順帝

甲戌元統二年春正月汴梁雨血

著衣皆赤

三月天雨毛

彰德路雨白毛俗呼云老君髯民謠曰天雨鼈事不齊

既而彰德復雨毛如線而緣俗呼曰菩薩線民又謠曰天雨線民起怨中原地事必變

水旱疫民饑

時山東大水浙西水旱疾疫饑民至五十七萬戶

夏四月戊午朔日食

五月薩敦罷六月復以爲左丞相

命薩敦仍商量中書省事騰吉斯爲左丞相既而騰吉
斯辭不拜遂復命薩敦爲之尋卒

秋八月赦是日京師地震雞鳴山注見前崩

以湖廣河南自三月不雨至于是月及諸路旱蝗民饑
太白屢晝見經天大赦天下是日京師地震雞鳴山崩
陷爲池方百里人歿者甚眾

冬十月始以珍格舊作真哥今改皇后配饗武宗

時議三朝皇后升祔未浚巴延以問太常博士遂魯曾

字善止修武人曰先朝既以珍格皇后無子不爲立主今所當

立者明宗母耶文宗母耶對曰珍格皇后在武宗朝已
膺寶冊則文明二母皆妾也今以無子之故不得立主

而以妾母爲正是爲臣而廢其先君之母爲子而私尊其先父之妾豈可復蹈慕容垂之失乎集賢學士陳顥素疾魯曾乃曰唐太宗冊曹王嗣母爲后亦二后也奚爲不可魯曾曰堯母帝譽庶妃堯未嘗以配譽不法堯舜而法唐太宗邪眾服其議而巴延亦是之遂以珍格皇后配武宗擢魯曾爲御史

詔舉才堪守令者

命臺憲部官各舉才堪任守令者一人以名聞

乙亥至元元年春二月帝畋柵林不果行

帝將田于柵林御史臺臣諫曰陛下春秋鼎盛宜思文皇付託之重致天下于隆平今赤縣之民供給繁勞農

蒐苗獮狩古所不廢況畋獵足以肄武在元時亦其國俗所尚順帝春秋方盛

止當因此習勞而車駕所經並可以周知民隱于政務又何妨乎順帝初元以來端處深宮委柄臣下不聞臺垣抗疏一言而狃于書生庸瑣之見撫拾舊聞借名諫獵以弋取直聲何其陋也至順帝聞言即止無識者方嘉其從若轉圜不知順帝耽于宴樂其心本好逸而惡勞適臺諫有言遂陽以博納善之稱而陰以遂便安之計其後賜綽台等以金帛且欲妄擬貞觀益可見其意所假託然亦何救其內多欲而覆宗社哉

務方興而馳騁冰雪之地倘有銜楹之變柰宗廟社稷何遂止
三月罷采高麗媵女

臺臣言高麗首效臣節而近年屢遣人往取媵女至使生女不舉女長不嫁乞賜禁止從之

夏六月騰吉斯反伏誅秋七月巴延弑皇后巴延特氏

時薩敦已歿巴延獨秉政騰吉斯忿曰天下本我家天下

下巴延何人而位居吾上遂與其叔父句容郡王達哩

舊作答里今改潛蓄異心謀立諸王鴻和特穆爾舊作晃火帖木兒今改

帝數召達哩不至鄰王徹辰圖密發其謀六月晦騰吉

斯伏兵東郊率勇士突入宮巴延及旺扎勒特穆爾舊作

不願自與之其為

其與對斷非氣其大

對其并始歸本陳其

和對公林之通至世

其對公林之通至世

其對公林之通至世

其對公林之通至世

其對公林之通至世

其對公林之通至世

其對公林之通至世

其對公林之通至世

其對公林之通至世

其對公林之通至世

完者帖木兒等掩捕獲騰吉斯及其弟塔喇海誅之餘
 今改後仿此等掩捕獲騰吉斯及其弟塔喇海誅之餘
 黨奔達哩達哩即應以兵殺使者以禡旗帝遣阿彌往
 諭又殺之而率其黨華善舊作和等逆戰敗走鴻和特
 穆爾所阿哩袞徹爾舊作阿里湮執送上都戮之鴻和
 特穆爾自殺初騰吉斯事敗被禽攀折殿檻不肯出塔
 喇海走匿皇后坐下后蔽之以衣左右曳出斬之血濺
 后衣巴延奏并執后后呼帝曰陛下救我帝曰汝兄弟
 為逆豈能相救乃遷出宮巴延尋酖殺之于開平民舍
 騰吉斯既誅巴延遂專為右丞相而復罷左丞相不置

九月減宦者

御史臺臣言國初宦官不過數十人今內府執事不下

千餘乞依舊制裁減冗濫以廣仁愛之心省糜費之患
從之

冬十一月詔罷科舉

初哲爾特穆爾

鄂喇琨氏按哲爾特穆爾舊作徹里帖木兒鄂喇琨舊作阿魯溫今並改正後

此為江浙平章會科舉驛請試官供張甚盛心頗不平

及復入中書

是年哲爾特穆爾入拜平章政事

首議罷科舉及論學校

莊田租可給宿衛士衣糧動當國者以發其機又欲損

太廟四祭為一于是御史呂思誠

字仲實平定州人

等列其罪

狀合辭劾之不報皆辭職去而思誠出為廣西僉事時

罷科舉詔已書而未用璽參政許有壬力爭之巴延怒

曰汝風臺臣言哲爾特穆爾邪有壬曰太師擢哲爾特

哲爾特穆爾為江浙平章時既自擊試官供張煩擾即當劾奏以警其餘乃心蓄不平一旦得志輒倡議欲罷科舉不啻因噎廢食而懷私意以變舊章尤乖正理有壬不於國家政體立論而惟取舉子進身一節斷斷爭執所見殊小巴延復左袒而力主其議尤昧於公私之義至哲爾特穆爾并敢論減太廟歲祭其妄誕悖禮罪戾莫大何不問諸臣與之抗論耶

穆爾在中書御史三十人不畏太師而聽有王豈有王
權重于太師邪巴延意稍解有王乃曰科舉若罷天下
才人餽望巴延曰舉子多以賊敗有王曰科舉未行時
臺中賊罰無算豈盡出于舉子巴延曰舉子中可任用
者惟參政耳有王曰若張夢臣馬伯庸輩皆可任大事

如歐陽元

字原功其先廬陵人徙瀏陽

之文章亦豈易及巴延曰科

舉雖罷士之欲求美衣食者自能向學有王曰爲士者
初不事衣食巴延曰科舉取人實妨選法有王曰今通
事知印等天下凡三千三百餘名今歲自四月至九月
白身補官受宣者七十三人而科舉一歲僅三十餘人
科舉于選法果相妨邪巴延心然其言而議已定不可

中輟乃溫言慰解之翌日宣詔特命有王為班首以折

辱之有王懼禍不敢辭治書御史布哈舊作普化今謂改後仿此 誚

有王曰參政可謂過河拆橋者矣有王以為大恥移疾

不出

詔改元

時星文屢示儆帝以世祖皇帝在位長久欲祖述之詔

改元統三年仍為至元元年監察御史李好文言年號襲舊于古未聞襲其名而不蹈其實未見有益因言時弊不如至元者十餘事不報

十二月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

初騰吉斯既誅帝詔天下有曰皇太后後其所生之子

一以至公為心親挈大寶畀予兄弟定策兩朝功德隆

年號所以紀元雖子孫不必相襲法祖貴乎遵循成憲又豈在沿用舊名順帝乃欲繼世祖之元思以應天變而延國祚事既不經言亦不順真足供一噓

盛近古罕比命大臣特議加禮至是奉玉冊玉寶尊爲
太皇太后許有王言皇上于太后母子也若加大皇太
后則爲孫矣且今制封贈祖父母降父母一等蓋推恩
之法近重而遠輕今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是推而遠
之乃反輕矣不從監察御史台哈布哈字兼善巴約特氏居台州按台
哈布哈舊作泰不華巴約特舊作伯牙吾台今改後仿此率同列上章言嬪母不宐
加徽稱太后聞之怒欲殺言者眾懼台哈布哈曰此事
自我發之甘受誅戮不敢累諸公尋太后怒解曰風
憲有臣如此豈不能守祖宗之法乎命賜金幣以旌其

直

哲爾特穆爾有罪免徙南安注見前

哲爾特穆爾嘗指斥武宗又以妻弟之女為己女冒請珠袍等物于是臺臣復劾其罪而已延亦惡其忤己遂流于南安人皆慢之尋卒

河漫封邨

丙子二年春二月追尊生母瑪里達為皇后

秋八月甲戌朔日食

是歲水旱蝗饑

鄧州大霖雨三十日白河

注見前

水大溢為災黃州蝗江

浙自春至八月不雨民大饑時江州諸縣民饑甚總管

王大中貸富室粟振之而免其雜役以為息期歲豐還

其本民無病焉

丁卯三年春正月帝畋于柳林

凡三十五日御史綽台

舊作丑的今改後仿此

宋紹明進諫帝賜

以金帛綽台等固辭帝曰昔魏徵進諫唐太宗未嘗不

賞汝其受之

廣東朱光卿

增城人

河南棒胡

名聞兒陳州人

等起兵作亂

光卿與其黨石昆山鍾大剛聚眾反稱大金國改元赤

符時惠州民聶秀卿等亦舉兵與光卿相結為亂棒胡

本以燒香惑眾反于信陽州

即宋信陽軍元置府尋改為州今屬汝甯府

破

歸德鹿邑

隋縣今屬歸德府

焚陳州屯營于杏岡

在陳州府淮甯縣北

命

河南左丞慶童

舊作慶童今改

討之獲其旗幟宣敕金印獻之

時大臣有忌漢官者取賊旗幟宣敕班地上問曰此欲

當時雖妖賊竝起煽亂惑民然苴蕘甫生撲翦尚易

爲力大臣等不思急議
勦勿使蔓延轉欲借此爲
中傷修怨之舉逞私意而
忘公義其爲負國實甚而
順帝既見旗幟宣敕諸物
不軌之蹟甚明乃尚云此
欲何爲若全不知有反狀
者要與何不食肉糜之問
無異至於誅捕之法自當
集議廷臣殫心籌畫乃以
講求之事專責漢人又何
所見之不廣乎

何爲意漢官諱言反將中以罪許有王曰此曹反狀甚
明尚何言大臣語塞旣而帝以光卿秀卿捧胡皆漢人
詔漢人官省臺院及翰林集賢者講求誅捕之法以聞
未幾四川合州人韓法師亦擁
眾自稱南朝趙王尋皆討平之

二月壬申朔日食

定服色器皿輿馬之制

時服飾上下無別帝初禁民間服麒麟鸞鳳白兔靈芝
雙角五爪龍八龍九龍萬壽字赭黃等服至是復詔定
其制尋禁倡優盛服及戴笠乘馬

弛江浙諸處山澤之禁

時江浙等處饑民至四十萬戶詔發鈔四十萬錠賑之

開所在山場河泊之禁聽民樵采

三月立皇后翁吉喇特氏

毓德王博囉特穆爾之女

禁漢人南人不得執軍

凡有馬者拘入官尋復詔鎮邊生番處開其禁內地如故既又禁漢人南人不許習蒙古字

夏五月民譌言采童男女

民間譌言朝廷拘刷童男女一時嫁娶殆盡

西番盜起

殺鎮西王子丹巴

舊作党兀班今改

尋蔓延至二百餘處詔立

行宣政院以額森特穆爾為院使督兵往討之

彗星見

時太白屢晝見久而不息彗星自五月至八月凡六十
有三日自昴至房歷一十五宿而滅

秋七月武陟

注見蝗前

河南武陟縣禾垂熟有蝗自東來縣尹張寬仰天祝曰
甯殺縣尹毋傷百姓俄有黑鷹羣飛啄食之

八月京師地屢震

先是京師大霖雨凡十三日御河沁河渾河

注俱見前皆溢

漫人畜田廬不可勝計至是地大震太廟梁柱裂各室
牆壁皆壞壓損儀物文宗神主及御牀盡碎凡六日方

止

冬十月金華處士許謙

字益之卒

謙少受業金履祥之門盡得所傳居東陽八華山遠近
學者翕然從之不出里閭者垂四十年中外名臣列其

行義薦于朝者前後章數十上郡復以遺逸應詔終莫

能致至是卒詔賜諡文懿謙于書無所不讀窮探聖微多所自得嘗謂吾非有大過

人者惟為學之功無間斷耳平生制行甚嚴而所以應世者不膠于古不流于俗其教人至誠諳悉內外殫盡

獨不以科舉之文授人曰此義利所由分也至其晚節獨以身任正學之重學者稱為白雲先生是何基王

柏金履祥殉其學猶未大顯至謙而其道益著同時陳櫟胡一桂皆以講明道學見重于時云 陳櫟字壽翁

休甯人胡一桂字庭芳婺源人

十二月以穆齊爾台巴延之弟按此又一穆齊爾台非前卷行臺御史也為太保分

樞密院鎮北邊

穆齊爾台時方知樞密院事朝議進爵為王辭曰兄封

秦王弟不宣竝受王爵故有是命

巴延請殺五姓漢人不許

巴延請殺張王劉李趙五姓漢人帝不從

戊寅四年夏四月大雨雹

時帝如上都次八里塘雨雹大如拳其狀有小兒環玆

獅象等物之形

五月詔考覈郡縣官功過

命佛嘉律

舊作佛家閭今改後仿此

為考功郎中喬林為員外郎魏

宗道

續綱目作魏宗今從元史本紀改正

為主事考較天下郡縣官屬功

過

漳州民李志甫袁州民周子旺起兵作亂

竊民嘯聚竟至圍犯州城必非事起倉猝牧民者不

知預爲察治任其猖獗若此則元末吏治闒茸可知然此烏合之眾勦捕亦非難事乃守將與戰失利四省兵討之不克則當日軍任廢弛豈可想見總由順帝紀綱不振文武諸臣罔知以安民飭武爲念平時習于養癰臨事付之蒿目毋怪盜賊之接踵蠡起也

漳州南勝縣元置今漳州府平和縣是民李志甫聚眾圍州城守將

綽斯戩舊作擲斯監今改後仿此與之戰失利乃詔江浙平章拜布

哈發四省兵討之不克龍巖唐縣今爲州直隸福建尉黃佐才與

賊戰妻子四十餘口皆被害既而州人陳君用者襲殺

之袁州人周子旺亦舉兵稱周王改年建號尋敗被獲

誅之

秋八月癸亥朔日食

京師地震

日二三次凡十日乃止

己卯五年夏六月汀州大水

平地水深三丈漫民居八百餘區人溺歿者八千餘

冬十月詔以巴延為大丞相續綱目繫于十一月今從本紀改正

加元德上輔功臣之號賜七寶玉書龍虎金符

十一月盜殺河南平章政事伊嚕特穆爾等尋捕殺之

杞縣人范孟謀不軌詐為詔使至河南行省殺平章政

事伊嚕特穆爾廉訪使旺扎勒布哈舊作完者不花今改等乃召

官屬及去位者署而用之執大都路儒學提舉歸賜字彥

溫汁梁人俾北守黃河口嗚力拒不從賊怒繫之獄既而官

軍捕孟誅之凡污賊者皆得罪賜獨免賜同里有吳炳者嘗以翰林待

制徵不起賊召司卯酉麻炳懼不敢辭時人為之語曰歸賜出角吳炳無光賜之名用是大著尋由國子博士

拜監察御史入謝臺臣奏曰此河南抗賊不屈者帝曰好事卿宜數為之賜以上尊

巴延矯詔殺鄒王徹辰圖

巴延構陷剡王奏賜死帝未允輒傳旨殺之又奏貶宣

讓王特穆爾布哈鎮南王托歡第
四子世祖之孫威順王庫沁布哈托

歡之子按庫沁布哈舊作
寬徹普化今改後仿此不俟命即遣之帝為之不平

庚辰六年春二月巴延有罪黜為河南行省左丞相尋竄南

恩州宋置明廢今廣東
肇慶府陽江縣是道外

巴延既誅騰吉斯獨秉國鈞愈專恣變亂成憲虐害天

下漸有異謀帝患之巴延欲以其姪托克托字大用穆
齊爾台之

子巴延蒼
為己子宿衛偵帝起居懼物議乃以知樞密院旺嘉

努舊作汪家奴
今改後仿此翰林承旨錫哩巴勒舊作沙刺班
今改後仿此同侍

禁近實屬意托克托故托克托政令日修衛士拱聽約

束巴延自領諸衛精兵以賜珠布哈舊作燕者不花
今改後仿此為

屏蔽導從之盛填溢街衢而帝儀衛反落落如晨星勢

焰薰灼天下但知有巴延而已托克托深憂之私請于

父曰伯父驕縱已甚萬一天子震怒則吾族亦矣益及

未敗圖之其父亦以為然托克托復質于師吳直方江浦

人直方曰傳有之大義滅親大夫但知忠于國爾餘復

何顧焉一日見帝乘間自陳忘家殉國之意帝猶未之

信時帝前後左右皆巴延之黨獨沙克買巴勒舊作世傑班今

改阿嚕為帝腹心乃遣二人與托克托遊日以忠義之

言往復辨論益悉其心靡他遂聞于帝帝始信不疑及

巴延擅貶宣讓威順二王帝不勝忿洩意逐之一日泣

語托克托托亦泣下歸復與直方謀直方曰此大

事議論之際左右爲誰曰阿嚕及托克托穆爾與本卷前係兩

人直方曰子伯父挾震主威此輩苟利富貴語一泄則

主危身戮矣托克托乃延二人于家治酒張樂晝夜不

令出遂與沙克置巴勒等謀欲候巴延入朝禽之戒衛

士嚴宮門出入螭坳皆置兵巴延見之大驚召托克托

責之對曰天子所居防禦不得不爾然遂疑托克托益

增兵自衛至是巴延自領兵衛請帝出田托克托勸帝

稱疾不往巴延固請乃命太子雅克特古斯出次柳林

托克托遂與阿嚕等合謀悉拘京城門鑰命所親信列

布城門下是夜奉帝居玉德殿召省院大臣先後入見

出宮門聽命夜二鼓遣集賽依克徹爾舊作月可率三

十騎抵營取太子入城又召楊瑀錢塘人范匯江西人入草

詔數巴延罪狀出為河南行省左丞相命平章政事珠

爾噶岱舊作只兒瓦歹今改正齎赴柵林黎暉巴延遣騎士至城

下問故托克托踞城上宣言有旨黜丞相一人諸從官

皆無罪可各還本衛巴延奏乞陞辭不許遂行道出真

定父老奉觴酒以進巴延曰爾曹見子殺父事乎對曰

不曾見子殺父惟聞有臣殺君巴延俛首有慚色既而

帝以巴延罪重罰輕復降詔安置南恩州陽春縣梁置今屬

廣東肇慶府行次江西隆興驛病歿

以穆齊爾台為太師右丞相塔斯哈雅為太傅塔瑪齊為

太保旺嘉努為平章政事托克托知樞密院事

詔托克托外諸王侯不得懸帶弓箭及環刀輒入內府
彗星見

凡三十二日色白狀如粉絮尾蹟約長五寸餘

賜穆齊爾台爵忠王固辭許之

詔封穆齊爾台爲忠王賜號達爾罕固辭不受御史請
示天下以勸廉讓從之

夏六月詔廢文宗廟主遷太皇太后翁吉喇特氏于東安
州尋崩放雅克特古斯于高麗殺諸塗

詔曰昔武宗升遐太后惑于憮慝俾皇考出封雲南英
宗遇害正統寢偏我皇考以武宗之嫡逃居沙漠宗王
大臣同心翊戴于時以地近先迎文宗暫總機務繼知

天理人倫所托假讓位之名以寶璽來上皇考推誠不

疑即立為皇太子文宗稔惡不悛當躬返之際與其臣

阿魯布哈舊作月魯不花阿里雅舊作也里牙今並改莽賚托噶等謀為

不軌使我皇考飲恨上賓歸而再御宸極又私圖傳子

乃構邪言嫁禍于必巴什皇后謂朕非嗣宗之子出居

遐陬上天不佑隨降殞罰叔嬪布特達錫里舊作不答失里今改

怙其勢焰舍豕嗣而立孺穉奄復不年諸王大臣以賢

以長扶朕踐阼每念治必本于盡孝事莫先于正名賴

天之靈權姦屏黜永惟鞠育罔極之恩忍忘不其戴天

之義其命太常徹去圖卜特穆爾在廟之主布特達錫

里本朕之嬪僭膺太皇太后之號迹其閨門之禍罪惡

九重揆之大義削去鴻名徙東安州安置雅克特古斯
放諸高麗當時賊臣阿魯布哈等已外其以莽賚托噶

明正典刑時監察御史崔敬

字伯恭大甯惠州人

言文宗既徹廟

主嬭母亦削鴻名盡孝正名斯亦足矣惟念皇弟雅克
特古斯年幼播遷天理人情有所不忍方先皇上賓皇
弟尙在襁褓未有知識義當矜閔常人有百金之產尙
置義田收養宗族陛下富有四海乃以同氣之人置之
度外貽笑他邦取辱中國倘生他變關係非輕臣願殺
身以贖皇弟罪伏望陛下迎歸太后母子以盡骨肉之
義書奏不報未幾太后崩于東安州雅克特古斯未至
高麗伊克徹爾

舊作月闕察兒與卷前係兩人

害之于中道

冬十月穆齊爾台罷以托克托為右丞相特穆爾布哈為左丞相

穆齊爾台以疾辭位詔以太師就第而以托克托及宗

正特穆爾布哈為右左丞相

十二月復科舉取士制

時科舉既輟翰林學士承旨庫庫

字子山剛哩克氏布呼密子舊作嚙嚙今

改從容言曰古昔取人材以濟世用必由科舉何可廢

也帝采其論詔復行之

罷文宗增置官屬

初文宗設太禧宗禮等院及奎章閣藝文監增置官屬

有差至是大臣議悉革罷庫庫曰民有千金之產尚設

冢塾以延館客堂堂天朝一學房乃不能容邪帝然之
改奎章閣爲宣文閣藝文監爲崇文監餘悉罷之

辛巳至正元年夏四月帝如上都

順帝初元卽浚居簡出威柄下移以致紀綱陵替使能稍自振作日夕精勤庶幾可圖補救乃崔敬尙撫拾老生常談謂宜居浚宮而謀治道因幾暇以講經筵皆迂闊而無當且于順帝中病之由正如以水濟水又何益乎

御史崔敬上疏請御內殿其略言世祖以上都爲清暑

之地車駕行幸歲以爲常閣有大安殿有鴻禧睿思所

以保養聖躬適起居之宜存敬畏之心也錫喇鄂爾多

斯舊作失刺幹爾朵思今改乃先皇所以備宴遊非常時臨御之所

今國家多故天道變更願大駕還大內居浚宮嚴宿衛

與宰臣謀治道萬幾之暇則命經筵進講究古今盛衰

之由緝熙聖學乃宗社之福也時帝數以歷代珍寶分賜近侍敬又上疏曰臣

聞世皇時大臣有功所賜不過擊革重惜天物爲後世慮至遠也今山東大饑燕南亢旱海潮爲災天文示警

地道失甯京畿南北飛蝗蔽天正當聖主恤民之日近侍之臣不知慮此奏稟承請殆無虛日甚至於府庫百年所積之寶物徧賜僕御闈寺之流乳穉童孩之子帑藏或空萬一國有大事人有大功又將何以爲賜乎乞追回所賜以示恩

冬湖廣猺賊作亂

湖廣猺賊唐大二等作亂其黨蔣丙何仁甫等相繼舉

兵攻破江華唐縣今屬湖南永州府等州縣丙自稱順天王溪峒

猺民二百餘寨亦相率入邊鈔掠湖廣行省平章滾布

巴勒舊作鞏十班今改後仿此擊平之山東燕南寇盜亦縱橫至三

百餘處

壬午二年春正月開金口河在宛平縣西

托克托用參議博囉特穆爾等言于都門外開河置醵

引金口渾河

注見前

之水東流逴通州接引海運至大都

城內輸納廷臣多言不可托克托排羣議不納左丞許
三有壬言渾河之水湍悍易洩而足以爲害淤淺易塞而
不可行舟況西山水勢高峻金時在城北流入郊野縱
有衝洩爲害亦輕今則在都城西南若霖潦漲溢亦不
能保其永無衝洩之患帝不聽河成果水急泥壅船不
能行而開挑之際毀民廬舍墳塋外傷甚眾又費用不
貲而卒以無功

三月大同饑

人相會運京師糧振之

秋八月庚子朔日食

冬十月己亥朔日食

癸未三年春正月遼陽烏哲勒額森元開元路地剛置烏哲勒額森女直軍民府後

改三萬衛今奉天府開原縣是按烏哲勒額森舊作吾者野人今改作亂

遼陽為捕海東青煩擾烏哲勒額森及碩達勒達元置海蘭

碩達勒達等路分領渾同江南北地在今甯古塔界內皆叛

二月鞏昌山崩

成紀注見前甯遠宋縣今屬鞏昌府伏羌唐縣今亦屬鞏昌府等縣山崩水

涌溺外人無算

三月詔修遼金宋三史

初世祖立國史院首命王鶚修遼金二史宋亾又命史

臣通修三史延祐天祿之間屢詔修輯以義例未定久

趙氏大出高尙於宋元
莫古風人江亦高樂內
既高皆修則南朝則
變即不該次欲想其益
歐之烈稱亦稱實千有用

之竟不能成至是命托克托為都總裁特穆爾達什字

齡魯王托克托之子時為平章政事按特

穆爾達什舊作鐵木兒塔識今改後仿此張起巖歐陽

元呂思誠揭傒斯字曼碩龍興富州人為總裁官修之或欲如晉

書例以宋為世紀而遼金為載紀或又謂遼立國先于

宋五十年宋南渡後嘗稱臣于金以為不可待制王理

著論欲以遼為北史太祖至靖康為宋史建炎以後為

南宋史持論久不洩詔遼金宋各自為史凡再閱歲書

成上之三史惟遼史先成金宋二史次第告竣其金史多本金末元好問劉祁所著書最為詳贍而發

凡起例論贊表奏則皆歐陽元屬筆焉劉祁字景叔渾源人

夏四月丙申朔日會

秋七月汴梁大水

即此卷之通監官覽 卷之七十八 元順帝

自四月至是月霖雨不止中牟注見前等七縣皆大水

冬十月親祀太廟

帝行禮至甯宗室問曰朕甯宗兄也理當拜否太常博士劉聞對曰甯宗雖弟其為帝時陛下為臣春秋時魯僖公閔公兄也閔公先為君宗廟之祭未聞僖公不拜陛下當拜乃拜之

十二月以博爾克布哈字大用延濟克台氏按博爾克布哈舊作別兒怯不花延濟克台舊

作燕只吉解今為左丞相特穆爾布哈罷

徵清江南唐縣今屬江西臨江府處士杜本字伯原其先居京兆後徙清江不至

本在武宗時常被召至京師即歸隱武夷山注見前文宗

聞其名徵之不起至是托克托薦之召為翰林待制兼

處士虛聲亦無濟于實用徵聘不起尤為欺世盜名况烏哲勒圖濟爾哈朗皆蒙古屬人乃亦漸染內地陋習弋名高尙殊失元初

樸俗朝廷非但不為申禁
且從而優禮之立法不善
頽風益滋毋怪國勢之日
流于削弱也

國史院編修官使者趣至杭州稱疾固辭不至

後又詔徵處士

烏哲勒圖濟爾哈朗董立李孝光張樞樞辭不至詔以烏哲勒圖濟爾哈朗為翰林待制立修撰孝光著作郎或疑其太優特穆爾達什曰隱士無求于朝廷朝廷有求于隱士區區名爵何足吝惜事在至正七年李孝光字季和溫州樂清人張樞字子長金華人按烏哲勒圖舊作完者圖濟爾哈朗舊作執禮哈琅今竝改後仿此

甲申四年春正月詔定守令黜陟之法

六事

謂田野闢戶口增賦役平盜賊息軍民和詞訟簡

備者升一等四事備者

減一資三事備者平遷六事俱不備者降一等

河洩曹州

發丁夫萬五千八百塞之是月又洩汴梁既而復洩濟

陰

金縣今曹州府荷澤縣是

漂官民廬舍殆盡

二月以賀惟一字允中勝之子為平章政事

既而復拜御史大夫故事臺省正官非國姓不以授惟

一固辭詔特賜姓而改其名曰太平

閏月命托克托兼領宣政院事

時諸山主僧請復僧司且曰為郡縣所苦如坐地獄托

克托曰若復僧司何異地獄中復置地獄邪

夏五月托克托罷以阿魯圖博爾濟四世孫按阿魯圖舊作阿魯圖今改後仿此為

右丞相

托克托以羸疾固辭相位帝問誰可代者以阿魯圖對

遂召用之而封托克托鄭王阿魯圖既為相議除一人為刑部尚書或難之曰此人

人柔輒恐非刑部所可用阿魯圖曰選劊子邪若選劊子則須用疆壯人尚書詳讞刑獄不枉人壞法即是好

官何用疆壯者為右司郎中陳思謙建言諸事阿嚕圖
曰郎中欲有所言可與我輩共議施行何必別為文字
自有所陳邪郎中居他官則可建言若為右司而建言
是徒欲顯一己能言耳將置我輩何地思謙大慙服

秋九月丁亥朔日會

冬十一月令民入粟補官

備振濟也有匿姦罪而輸粟得七品雜流者為怨家所

告有司議輸粟例無有過不與之文中書右司郎中成

遵字諡叔南以為賣官鬻爵已非令典況又賣與姦淫

之人其何以為治必奪其敕還其粟著為令乃可從之

時有議賊吏遭喪不許歸葬須竟其獄者遵曰惡人固

可怒然與人倫孰重國家以孝理天下甯失罪人不可
使天下有無親
之吏議遂寢

乙酉五年夏五月翰林學士承旨庫庫卒

諡文忠

庫庫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有旨以承旨召還適中書

平章闕員或有所薦帝曰平章已有其人今在半塗矣

人知帝意在庫庫至京七日而卒家貧幾無以斂帝為

賜賻并以罰布償其所負官錢焉初庫庫知經筵日勸

禮固辭不可帝嘗欲觀畫庫庫取比于圖以進一日帝

覽宋徽宗畫稱善庫庫進曰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帝

問一事謂何對曰獨不能為君爾身辱國破皆由不能

為君所致凡為人主貴能為君他非所尚也其隨事規

諫皆類此嘗謂人曰天下事宰相當言宰相不得言則

臺諫言之臺諫不敢言則經筵言之備位經筵得言人

所不敢言于天子之前志願足矣故于時政得失有當匡救者未嘗緘默

秋九月壬午朔日食

遣使巡行天下

時諸道奉使者皆與臺諫交相掩蔽惟巡湖廣道大都

為治要務在乎崇實政而

不貴平尚虛文庫庫所云

宰相臺諫而外惟經筵得

言人所不敢言亦不過紙

上空談于時弊未能實有

裨補即如當時庶事懈弛

曾未聞建白及此他復何

論且庫庫在官時朝端糲

政不少所謂匡救者又安

在平

路逢嚕噶齊巴克什

舊作拔實今改

巡京畿道西臺中丞鼎鼎

舊作定

定今改集賢侍講學士蘇天爵

字伯修真定人

糾舉無所避天

爵所興革者七百八十三事糾劾九百四十三人都人

稱為包拯然竟以忤時相罷去

丙戌

六年春二月庚戌朔日食

夏五月陝西饑

行酒禁

盜竊太廟神主

六月羅天麟等作亂陷汀州

連城縣

宋置蓮城縣元更名今屬汀州府

民羅天麟及陳積萬叛陷長

汀命江浙行省右丞瑚圖克布哈

舊作忽都不花今改後仿此

等合

兵進討未幾其徒羅得用殺天麟積萬來降

雲南夷舛可伐可亂

詔以舛可伐盜據一方侵奪路甸命伊圖勒亨

舊作亦禿渾今

改後仿此為雲南行省平章討之且下詔招諭

後舛可伐遣其子入貢請

降置平緬宣撫司以羈縻之

秋七月以多爾濟巴勒

字惟中穆呼哩七世孫按多爾濟已勒舊作朵爾直班今改後仿此

為右丞

時有善音樂得幸者帝命為崇文監丞參政多爾濟巴

勒他擬一人以進帝怒曰選法盡由中書邪多爾濟巴

勒頓首曰用幸臣居清選恐後世以此議陛下今選他

人臣實有罪省臣無與焉帝悅升右丞

冬閏十月靖州宋崇甯間置注見前獠吳天保作亂

時湖廣獠俱亂而天保勢尤熾寇陷黔陽宋縣今屬辰州府武

岡唐縣明為州今屬寶慶府澈浦唐縣今亦屬辰州府諸郡縣湖廣右丞善巴

勒舊作沙班今改率師討之尋敗歿天保遂有眾六萬餘尋進

寇全道州注見前官軍不能制未幾廣西峒獠亦乘隙入

寇

是歲河洩

尚書李綱請躬祀郊廟近正人遠佞邪以崇陽抑陰不

聽

阿嚕圖罷

先是博爾克布哈嘗與阿嚕圖謀擠托克托阿嚕圖對

曰我輩亦當有退休之日人將謂我何博爾克布哈屢以爲言終不從乃風御史劾奏阿嚕圖不宜居相位阿嚕圖聞之卽辭避出城所親皆爲之不平勸其見上自陳阿嚕圖曰我博爾濟之世裔豈以丞相爲難得邪但上命我不敢辭今御史劾我我卽宜去御史臺乃世祖所建我與御史抗卽與世祖抗矣汝等勿復言

丁亥七年春正月甲辰朔日食

是日大寒而風朝官仕者數人

以蓋苗字耘夫大元城人爲參知政事

時大臣以兩京馳道狹隘奏毀民田廬廣之已遣使督

治苗曰馳道卽自至元初何今日獨以爲狹力辨其不

郡長非養貧之地及告饑不蒙振卹云云蓋苗所論最爲切當相臣如果能和

衷其濟卽當采用其言以
神實政乃云引蓋君至此
欲其相助竟似政府需人
專爲若輩植黨樹私之地
稍爾持正輒事擠排而順
帝亦竟豪無體察國事尙
可問乎

可乃止又欲出宿衛士爲郡長官俾以養貧苗曰郡長
所以牧民豈養貧之地果不能自存賜之錢可也若任
郡守必擇賢而後可議遂寢又欲與角觝者鈔萬貫苗
曰諸處告饑不蒙振卹力戲何功獲此重賞乎于是宰
相謂僚佐曰所以引蓋君至此欲其相助也乃每事沮
抗如此後有公務毋白參政苗聞卽欲引去適有旨拜
江南行臺御史中丞宰相怒不解比至復除甘肅行省
左丞

以宦者拜特穆爾舊作伯帖木兒今改後仿此爲司徒

二月山東地震

壞城郭有聲如雷三月東平又震河水動搖

夏四月復以博爾克布哈為右丞相

是年正月己命博爾克布哈為右丞相尋

辭職今復命之

以特穆爾達什為左丞相博爾克布哈尋罷

帝嘗問特穆爾達什為治何先對曰法祖宗又問王文

統奇才也恨不得如斯人者用之對曰世祖有堯舜之

資文統不告以王道而乃尚伯術要近利世祖之罪人

也使今有文統正當遠之又何足取乎既而博爾克布

哈坐調變失宜以太保罷就第臺臣復交章論之尋誦

居勃海而卒

河東大旱

民多饑歿

六月放太師穆齊爾台于西甯

注見前

博爾克布哈以宿憾譖穆齊爾台詔徙西甯州其子托

克托力請與俱行時相欲傾之因有告變者復移于西

域沙色爾

舊作撒思今改

之地御史大夫額琳沁巴勒

西夏人舊作亦

憐真班今改正與本卷前係兩人

曰托克托父子無大過柰何迫之于

險遂召回甘肅穆齊爾台尋卒

秋九月特穆爾達什卒以多爾濟

穆呼哩六世孫

為左丞相

多爾濟先為江浙行省丞相以寬簡得民心召入為御

史大夫會特穆爾達什從幸上都還感暴疾卒遂命代

為左丞相

冬十一月沿江盜起

劫賊剽掠江海官司不為緝捕聽其橫行無忌足見當時之諸事廢弛乃以萬

剽掠無忌有司不能禁兩淮運使宋文瓚言江陰通泰

敗官軍轉爲三十餘賊所
敗成將鎮兵怯劣若此不
聞加以重懲亟爲整飭其
流毒奚啻萌蘖斧柯之喻
而元之君臣置若罔聞其
後遂日至潰敗皆由紀綱
不振故耳

江海之門戶而鎮江真州次之國初設萬戶以鎮其地

今成將非人致賊艦往來無常集慶花山在今高淳縣東南劫

賊才三十六人官軍萬數不能進討反爲所敗後竟假

手鹽徒雖能成功豈不貽笑遠近宜亟選智勇以圖後

功不然則東南五省財賦恐非國家有矣不聽

十二月以多爾濟爲右丞相太平卽賀惟一改名事具前爲左丞相

多爾濟先拜左丞相請于帝曰臣藉先臣之蔭蚤襲國

王穆呼哩封魯國王子孫世襲弗替昧于國家之理今備位宰相非得

太平不足與其事遂拜太平左丞相而以多爾濟爲右

丞相時順江酋長樂孫求內附請立宣撫司及置郡縣省臣將許之右司都事歸陽曰旣設郡縣有事不

救則孤來附之意救之則疲中國而事外夷所謂獲虛名而受實禍也與左丞呂思誠抗辨甚力太平問其策

安出陽曰可授其酋長宜撫勿責其貢
稅使者賜金帛遣歸足矣卒從陽言

詔選臺閣名臣出為守令

以連年水旱民多失業選臺閣名臣二十六人出為守

令許民間利害實封呈省

時參政魏中立薦韓鏞為饒州路總管饒州尚鬼鏞至凡

境內淫祠悉毀之人初大駭已而歎服選民俊秀入學
未尊宿有學者為五經師朔望幅巾淡衣以謁先聖
每月考課以示勸勵由是人人自力于學

魏中立字伯時韓鏞字伯高俱濟南人

戊子八年春二月立行都水監于鄆城注見前

以工部郎中賈魯

字友極河東高平人

為都水監魯循行河道考

察地形備得要害為圖上進二策其一議修築北隄以

制橫潰則用工省其二議疏塞竝舉挽河東行使復故

道其工數倍會魯遷中書右司郎中議未及竟明年又

立山東河南等處行都水監

夏四月帝臨國子學

賜衍聖公銀印升秩從二品定弟子員出身及省親奔喪等制

五月霖雨山崩江溢

秋七月丙申朔日食

冬十一月台州方國珍

又名谷珍黃巖人

作亂

國珍世以販鹽浮海為業時有蔡亂頭者行剽海上有司捕之國珍怨家告其通寇遂入海為亂劫掠漕運

江浙參政多爾濟巴勒

舊作朵兒只班與卷前係兩人

討之追至福州

國珍焚舟將遁行省兵自相驚潰多爾濟巴勒遂被執

國珍脅使請干朝詔授定海尉國珍不肯赴尋進攻溫

州勢益猖獗

時監察御史張禎言莽賚托噶等皆陛下

其子孫兄弟尚皆仕于朝今災異迭見盜賊蜂起海寇

敢于要君闖帥敢于玩寇若不振舉恐有唐末藩鎮噬

臍之禍不報御史李祕亦言世祖誓不與高麗共事而

陛下乃以高麗奇氏位皇后今河洩地震盜賊滋蔓皆

陰盛陽微之象乞降為妃亦不聽奇氏帝第三皇后

皇子阿裕錫哩達喇之母按阿裕錫哩達喇舊作愛猷

識理達臘今改後仿此

以台哈布哈

翁吉喇特氏按此又係一人非前為御史後殉難之台哈布哈瑚圖克布哈

並為平章政事

丞相太平薦台哈布哈可用故有是命明年太平罷相

台哈布哈黨于托克托謀害太平眾由是不平之

己丑九年夏四月棗陽童子暴長

童子暴長苑誕不經或當

時不逞之徒借端煽惑造此譎言遂爾傳流滋偽史臣竟漢信不疑錄之以紀災異可謂無識

棗陽民張氏婦生男甫及周歲暴長四尺許容貌異常
皤腹擁腫見人輒嬉笑如世俗所畫布袋和尚云

秋七月多爾濟太平俱罷以托克托爲右丞相

初穆齊爾台卒太平請令托克托歸葬左右以爲難太
平爲之固請托克托遂得還復拜太傅然不知太平之

有德于己因儒克忠巴勒

舊作汝中
柏今改

讒間成隙欲中傷

之時參政孔思立等皆太平所拔用悉誣以罪黜去太
平亦罷爲翰林學士承旨又誣劾其過失托克托母聞
之謂曰太平好人何害于汝而欲去之若違吾言非吾
子也乃止太平故吏田復勸之自裁太平曰吾無罪當

聽于天若自殺則誠有歉矣遂還奉元

冬十月命皇太子阿裕錫哩達喇習漢人文字

命皇太子阿裕錫哩達喇入端本堂肄業以李好文為

諭德歸賜為贊善張冲為文學命托克托領其事堂虛

中座俟臨幸皇子與師傅分東西向坐授書其下僚屬

以次列坐

好文取經史有關治體者為書曰端本堂經訓要義又取古史自三皇迄金宋國祚久速

治亂興廢為書曰大寶錄前代帝王善惡當法戒者為書曰大寶龜鑑以進復上書曰陛下以臣所進諸書參

以貞觀政要大學衍義等篇推而行之則太平之治不難致矣他日皇子坐清甯殿分

布長席列坐高麗西番僧曰李好文先生教我儒書多

年尚不曉其意今聽佛法一夜即曉由是愈崇尚佛學

十一月戊午朔日食

詔削烏蘭海蘇

舊作幹勒海壽今改後仿此

官流韓嘉納于尼嚕罕

先是同知樞密院事哈瑪爾字士廉剛哩克人舊作哈麻今改正與弟蘇

蘇舊作雪雪今改正為帝所褻幸聲勢甚盛太平及御史大夫

韓嘉納等皆謀黜之令監察御史烏蘭海蘇劾哈瑪爾

兄弟出入托郭斯舊作脫忽思今改正皇后明宗妃帝之庶母宮闈犯分

無禮哈瑪爾知之先訴于帝嘉納以御史章入奏帝遂

怒弗納明日再上不得已奪哈瑪爾蘇蘇官居之草地

而出烏蘭海蘇為陝西廉訪副使太平嘉納亦相繼罷

去嘉納罷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至是托郭斯皇后以其言侵已復泣

訴于帝帝益怒乃奪其官屏歸田里禁錮之並誣嘉納

賊罪杖流尼嚕罕以死

庚寅十年夏六月有星入于北斗

大如月震聲如雷

冬十一月壬子朔日倉

更鈔法

先是左司郎中武祺以鈔法不行轉撥民間流通者少

故偽鈔滋多請如舊制凡合支名目于總庫轉支從之

至是復與吏部尚書奇齊葉圖

舊作契哲篤今改後仿此

迎合丞相

托克托意請以鈔一貫文省權銅錢一千文鈔為母錢

為子托克托集臺省兩院共議之眾皆唯唯惟國子祭

酒呂思誠極言其不可不聽

思誠曰中統至元自有母子豈有以故紙為母而立

銅為子者乎又曰錢鈔用法見為一致以虛換實也今

歷代錢與至正錢中統至元鈔交鈔分為五項慮下民

藏其實而棄其虛恐不為國家之利奇齊葉圖曰至元

鈔多偽故更之思誠曰至元鈔非偽人為偽爾且至元

鈔人猶識之交鈔人未之識偽將滋多奇齊葉圖曰錢鈔兼行何如思誠曰錢鈔兼行輕重不倫何者為母何者為子汝不通古今徒以口舌取媚大臣可乎奇齊葉圖忿曰公有何議思誠曰我有三字議曰行不得行不得托克托見思誠之言直頗疑未洩御史大夫額森特穆爾曰呂祭酒之言亦有是者但不當于廊廟中大聲厲色耳于是風御史劾思誠狂矣左遷湖廣行省左丞額森特穆爾托克托之弟遂定更鈔之

議以中統交鈔一貫省權銅錢一千文唯至元鈔二貫

仍鑄至元通寶錢與歷代銅錢竝用以實鈔法至元鈔

通行如故置寶泉提舉司鑄至正錢印造交鈔令民間

通用行之未久物價騰踴至逾十倍所在郡縣皆以物

貨相貿易公私所積之鈔皆不行國用由是大乏

辛卯十一年是年以後徐壽輝韓林兒明玉珍陳友諒等相繼僭號續綱目皆附注紀年今按壽輝輝等以羣

盜倡亂旋即敗不成為國與晉末五代諸割據各有土宇者不同續綱目書法未當今竝削之夏四月

元政不綱羣盜蜂起徐壽輝韓林兒明玉珍陳友諒張士誠輩雖僭竊位號而

政剽自如不久敗亡未成
爲國此正如勝廣揭竿之
徒耳續綱目依朱子書秦
隋二代之例皆書其國號
紀年殊未平允順帝政雖
怠荒未至若嬴政楊廣之
暴虐爲神人所共憤况秦
末六國以王侯子孫稱兵
復國其名近正原非盜賊
烏合之比卽唐初之蕭銑
李軌李密竇建德諸家歷
年稍久亦略具規模元末
諸僭僞實非其倫今惟明
祖稱吳王元年仍依朱子
書漢高祖之例附書以著
其得天下之漸其徐壽輝
等年號槩從刪削竝依元
史順帝本紀例于其起兵

詔開黃河故道左遷工部尙書成遵爲河間鹽運使以賈
魯爲總治河防使

時黃河屢洩北侵安山

在碭山
縣南

延及濟南河間朝廷患

之托克托集羣臣議言人人殊惟賈魯以爲必塞北河

疏南河使復故道役不大興害不能已于是遣工部尙

書成遵與大司農圖魯

魯舊作禿
魯今改

行視河議其疏塞之方

以聞遵等自濟濮汴梁大名行數千里掘井以量地之

高下測岸以究地之淺深謂河之故道斷不可復且曰

山東連歉民不聊生若聚二十萬眾于此地恐他日之

憂又有重于河患者時托克托先入魯言及聞遵等議

怒曰汝謂民將反邪自辰至酉論辨終莫能入明日執

時書作亂以嚴盜魁之誅云

元末之亂實由上下因循狃于宴安所致而不係于河之開與不開宋濂之論最為確當且治河所以為民而賈魯塞北疏南之議就河流趨下而言未為無見第既興大役當籌萬全使皆給其力值資其日糧俾饑民得藉以餬口未嘗非寓振良法乃多發兵夫益耗民倉糜帑幾二百萬而歉地不蒙實惠則經理之不善而非挑河之失策也

政謂遵曰修河之役丞相意已定且有人任其責公勿

多言幸為兩可之議遵曰腕可斷議不可易遂出遵為

河間鹽運使詔開黃河故道命魯以工部尚書充總治

河防使發河南北兵民十七萬自黃陵岡在開封府儀封縣東北與

考城縣及山南達白茅村名在長垣縣東接東明縣界放于黃固一名黃堦

在單縣界哈只在歸德府界等口又自黃陵西至楊青村在曹西

二百八十里有奇四月鳩工七月疏鑿成九月舟楫通

行十一月諸埽堤成河復故道南匯于淮又東入海詔

超授魯集賢大學士賜托克托世襲逢爾罕號其餘遷

賚有差宋濂曰先是歲庚寅河南北童謠曰石人一隻

石人一眼而汝潁之妖寇乘時而起議者謂天下亂皆由魯治河之役勞民動眾所致不知元之亾實基干上

下因循狃于宴安之習紀綱廢弛風俗偷薄其致亂之階非一朝夕之故設不興是役亂詎無從而起乎不此之察而徒以成敗論事非通論也

冀晉地震

半月乃止懷孟等州俱震有聲如雷圮民居屋壓死者

甚眾

五月己酉朔日食

潁州人劉福通蕭縣人李二羅田人徐壽輝又名真一等起兵

作亂續綱目于徐壽輝等書兵起今依元史本紀例改書作亂

時四方盜賊蜂起有司不能制有韓山童者樂城人自其

祖父以白蓮會燒香惑眾謫徙永平至山童倡言天下

大亂彌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翕然信之福通與

紅巾一起亂勢益滋然當時倡變之初不過燒香惑眾一二妖妄之徒使有司早為捕治何致癰潰日深且山童祖父妖術既經敗

露即當實之極典絕其根
株乃僅譎徙永平使其孽
種滋生煽誘遠近益見前
此之姑息失刑貽禍實匪
淺耳

其黨杜遵道羅文素盛文郁王顯忠韓咬兒復詭言山

童實宋徽宗八世孫當為中國主乃刑白馬烏牛誓告

天地謀同起兵以紅巾為號事覺縣官捕之急福通遂

反而山童就禽其妻楊氏及其子韓林兒潛逃之武安

惟福通黨盛不可制朝廷乃命同知樞密院圖齊舊作

今改後仿此以兵擊之福通既破潁州遂據朱皋攻羅山注

前上蔡真陽確山真陽今改名正陽與諸縣尋犯舞陽

葉縣陷汝甯府及光息二州眾至十萬蕭縣李二號芝

麻李亦以燒香聚眾與其黨趙均用彭早住攻陷徐州

據之徐壽輝本以販布為業有僧瑩玉袁州以妖術與

鄒普勝麻城倪文俊等作亂奇壽輝狀貌其推為主攻

陷蘄水及黃州路亦以紅巾爲號時謂諸賊曰紅軍亦稱香軍

六月浙江行省左丞博囉特穆爾擊方國珍兵敗爲所執

秋七月遣大司農達什特穆爾

字九成舊作達識帖木邇今改後仿此

招降

之

國珍入海燒掠沿海州郡朝廷遣博囉特穆爾往擊之

兵至大閩洋

在今溫州府界海中

國珍夜率勁卒縱火鼓譟官軍

不戰皆潰赴水死者過半博囉特穆爾被執反爲國珍

飾詞上聞朝廷弗之知復遣大司農達什特穆爾等至

黃巖招之國珍兄弟皆登岸羅拜退止民間紹興總管

台哈布哈欲命壯士襲殺之達什特穆爾適夜過台哈

博囉特穆爾被執飾詞朝廷誤信竟遣使招徠縱賊貽害其罪寔浮于多爾濟巴勒至達什特穆爾雖奉詔招降亦當審度形勢賊

眾果有可乘之會則相機
行權爲國家除一大患據
以入告亦何有擅命之嫌
乃拘泥成議惟知奉使無
違散眾投官而外未聞別
籌制馭良策致國珍兄弟
旋日崩亂海濱達什特穆
爾豈得辭其咎哉

布哈密以事白之達什特穆爾曰我受詔招降公欲擅
命耶事乃止檄台哈布哈至海濱散其徒眾拘其海舟
兵器授國珍兄弟官有差

八月詔知樞密院事額森特穆爾督兵討劉福通

時福通兵勢日盛托克托乃奏以額森特穆爾知樞密

院事及衛王琨徹格爾舊作寬徹哥今改率諸衛兵十餘萬討

之復上蔡禽其黨韓咬兒誅之

冬十月饒信等路雨黍

信州及邵武雨黍饒州建甯雨黑子大如黍菽衢州雨

黍民多取而食之

徐壽輝稱帝于蘄水

壽輝據蘄水爲都國號天完自稱皇帝改元洽平以鄒

普勝爲太師攻陷饒州執魏中立陷信州執于大本

字德

中密州人皆脅使從已命以官二人不屈壽輝竝殺之

十一月以多爾濟巴勒爲平章政事

多爾濟巴勒首言治國之道綱常爲重前西臺御史張

桓字彥威橐城人汝甯盜起爲所執不屈被害仗節死義宜旌之以勸來者

又言祖宗用兵不專殺人今倡亂者數人乃盡坐中華

民爲叛逆豈足以服人心其言頗忤托克托意時托克

托倚任儒克忠巴勒拜特穆爾兩人擅權用事而多爾

濟巴勒正色立朝無所附麗未幾出爲西臺御史大夫

壬辰十二年春正月徐壽輝兵陷漢陽諸郡威順王庫沁布

哈等棄城走二月陷江州總管李黼字子威力戰不屈

之

壽輝遣其將丁普郎等陷漢陽興國武昌威順王及平

章政事華善等竝遁去又攻沔陽推官俞述祖字紹芳

山戰敗被執不屈壽輝怒支解之又陷安陸府知府超

爾字時中蒙古氏拔超爾戰於遂南攻九江右丞博囉

特穆爾方駐兵于江間風宵遁黼檄鄉落聚木石于險

處遏其歸路黃梅主簿伊遜特穆爾願出擊賊黼與之

出戰大敗賊兵殺獲二萬餘人黼曰賊不利于陸必以

舟薄我乃令以長木數千冒鐵錐于杪暗置沿岸水中

賊舟數千艘順流鼓譟而至遇樁不得動黼發火箭射

之焚溺無算時東際淮甸西自荆湖守臣往往棄城遁

獨繡守孤城中外援絕而賊勢益熾進兵薄城分省平

章圖沁布哈舊作禿堅不花今改後仿此自北門出走繡引兵登陣

賊已焚西門張弩射之轉攻東門繡急往救賊兵已入

矣猶與之巷戰力不能敵乃揮劍叱之曰殺我毋殺百

姓賊刺之墮馬與從子秉昭繡兄冕之子俱歿州民間之哭

聲振天具棺葬之事聞贈繡淮南行省左丞隴西公諡忠文

郭子興其先曹州人等起兵作亂陷濠州隋置元屬安豐路今江南鳳陽

府是

子興少任俠喜與壯士結交至是見汝潁兵起列郡騷

動遂與其黨孫德崖等舉兵反自稱元帥攻拔濠州據

之齊里克布哈舊作徹里不花今改後仿此率兵欲復濠城憚不敢

進惟日掠良民為盜以傲賞由是民益恟恟不安其豪

傑咸投入城以自保

三月詔省臺官兼用南人

自世祖以後臺省之職南人斥不用至是始復舊制詔

南人有才學者竝許用之

台州路逢嚕噶齊台哈布哈與方國珍戰于澄江在今台州府黃

嚴縣海中歿之

時朝廷方征徐州命江浙募舟師北守大江國珍懷疑

復劫其黨入海台哈布哈遣義士王大用往諭國珍畱

不遣其賊黨陳仲達往來計議陳可降狀台哈布哈乃

方國珍狡詐難制叛服不常前此逢什特穆爾沒意

受降台哈布哈留密爲襲
殺之計雖以掣肘中止而
所見實中事機况彼時賊
兵登岸巢窟已失尚不肯
縱虎歸山此則復叛入海
負隅絕險勢要不可不藉
兵力翦除乃爲其威黨浮
詞所惑不審虛實輒爾具
舟受降又不預加嚴備何
前後識見矛盾若此雖恩
狎遇難猶能手刃賊徒捐
軀殉國大節凜然而淺率
償事輕擲此身則不免有
遺憾耳

具舟張受降旗乘潮下澄江觸沙不行垂與國珍遇呼

仲達申前議仲達目動氣索台哈布哈覺其心異手斬

之即前搏賊船奮擊賊羣至欲抱持入其船台哈布哈

瞋目叱之奪刀殺賊賊攢槊刺之中頸外猶植立不仆

投其屍海中

事間追贈江浙平章
封魏國公諡忠介

隴西地震

凡百餘日城郭傾圮陵谷遷變定西會州靜甯

注俱
見前註

浪

元置縣明改衛今
涼州府平番縣是

九甚會州公宇牆崩獲弩五百餘

長者丈餘短者九尺人莫能挽因改定西爲安定州會

州爲會甯州

徐壽輝陷吉安路

壽輝連破袁瑞饒信徽等州復使僞將陳音文進陷吉安路鄉民羅朮遠起兵復之

令各行省分兵討賊

詔四川行省平章約爾珠討荆襄賊復忠萬等州江西行省丞相額琳沁巴勒守江東西關隘參政額森特穆爾與陝西行省平章伊嚕特穆爾討南陽襄陽賊刑部尚書阿嚕討海甯賊江西右丞和尼齊舊作火你赤今改後飭此討江西賊江西右丞烏格什舊作兀忽失今改後仿此等討饒信等處

賊

夏四月癸卯朔日食

額森特穆爾軍潰召還復爲御史大夫左遷西臺御史大

夫多爾濟巴勒為湖廣平章政事

額森特穆爾駐軍沙河

在今潁州府太和縣南即古新溝也俗呼曰惠民河

軍中

夜驚盡棄軍械北奔汴收散卒退屯朱仙鎮朝廷以額

森特穆爾不知兵遣平章曼濟

舊作蠻子今改後仿此

代還仍為

御史大夫西臺御史范文劉希曾等劾其喪師辱國托

克托庇之中臺御史周伯琦

字伯溫饒州人

附托克托劾文等

越分干譽乃左遷多爾濟巴勒為湖廣平章出文等為

各郡判官由是人莫敢言事

多爾濟巴勒既受命關中涕泣進留慰遣之從間

道得出至湖廣儒克忠巴勒等言于托克托曰不殺多

爾濟巴勒丞相終不安乃命專給軍餉總兵者希旨數

侵辱之不為動托克托又遣國子助教旺扎勒至軍中
諷使害之旺扎勒至益加敬禮謂人曰平章國之勛舊
吾苟傷之人將不食吾餘矣多爾濟巴勒素感風疾竟卒于黃州

羣盜四起竝非盡借凶宋
故號爲口實況完普及其
親屬皆處北方與江淮勢
若風馬何慮姦民之遙爲
指稱遠徙沙州轉涉形迹
徹辰特穆爾不亟籌勦賊
之策而恃此爲謀國良圖
殊堪嗤鄙耳

詔天下完城郭築隄防

五月徙瀛國公子趙完普等于沙州

御史徹辰特穆爾

舊作徹徹帖木兒今改後仿此

等言諸路羣盜輒引

凶宋故號以爲口實宜徙和尚完普及親屬于沙州安

置禁人交通從之

六月大名路旱蝗

饑民七十餘萬口

秋七月徐壽輝陷杭州江浙參知政事樊執敬

字時中濟甯鄆城人

戰外董搏霄

字孟起磁州人

率兵復之遂復徽州

先是壽輝遣項普略引兵掠徽饒諸州遂犯昱嶺關

在

昱嶺山下

來攻杭州城中猝無備執敬遽上馬率眾出

是時東南守將率多庸懦
無能惟董搏霄頗具謀勇
杭州之役竟能力排羣議
奮勵進戰克復數城實爲
差強人意使從此卽委以
重寄假之事權令其乘銳
勦盪則羣盜未必敢肆行
充斥而搏霄他日亦何至
爲人貽誤覆澠乎

中塗與賊遇乃奮力所賊中槍而歿時董搏霄從江浙
平章嘉暉征安豐乘勝攻濠州會朝廷命移軍援江南
遂渡江至德清而杭州已陷嘉暉問計搏霄曰賊見杭
城子女玉帛必縱欲不暇爲備宜急攻之若退保湖州
賊乘銳趨京口則江南不可爲矣嘉暉不能洩諸將亦
難其行搏霄曰公爲江浙相方面失陷而及今不取誰
任其咎復拔劍顧諸將曰相君在是敢有慢令者斬遂
進兵薄杭城賊迎敵搏霄揮壯士突前諸將相繼夾擊
凡七戰賊奔接待寺塞其門而焚之皆歿遂復杭城已
而餘杭武康德清於潛安吉次第以平賊將潘大淵梅
元等俱以其徒來降尋進克廣德蘄饒諸賊復犯徽州

賊中有道士能作十二里霧搏霄引兵擊之賊大潰斬首數萬級焚其妖書而斬之徽州遂平

八月右丞相托克托將諸軍大破李二於徐州屠其城

托克托自乞率師討李二詔許之尚書瑪爾默

舊作密邇麻

和謨克

舊作和謨今並改

等言大臣天子股肱中書庶政根本

不可一日離乞畱托克托以弼亮天工庶內外兼治不

報遂詔托克托以達爾罕太傅右丞相分省于外總制

諸路軍馬爵賞誅殺悉聽便宐從事九月至徐州攻西

門賊出戰以鐵翎箭射馬首托克托不爲動麾軍奮擊

破之李二遁去趙均用彭早住走濠州追禽其將數十

人遂屠其城帝遣平章布哈卽軍中加托克托太師趣

還朝改徐州爲武安州

九月以余闕

字廷心一字天心塘古特氏廬州人

爲淮西宣慰副使守安慶

時闕以浙東廉訪僉事居母憂于家值兵擾河南陷郡

縣乃起闕副使僉都元帥府事分兵守安慶抵官十日

而寇至拒卻之乃集有司諸將議屯田守戰策環境築

堡砦選精甲外捍而耕稼于中浚隍增陴隍外環以大

防溪塹三重南引江水注之環植木爲柵城上四面起

飛樓表裏完固俄陞都元帥廣西苗軍五萬從元帥阿

爾斯蘭

舊作阿思蘭今改後仿此

沿江下抵廬州闕移文謂苗蠻不

當使之窺中國詔阿爾斯蘭還軍苗軍有暴于境者卽

收戮之凜凜莫敢犯時羣盜環布四外闕居其中左提

右挈屹爲江淮一保障

冬十月霍山

在今六安州霍山縣西又名天柱山爾雅霍山爲南嶽是也

崩

前三日山如雷鳴禽獸驚散隕石數里

十一月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星吉

字吉甫河西人

討趙普勝戰于

湖口

注見前

兵敗歿之

星吉初爲南臺御史大夫執政惡之出爲湖廣平章召

拜大司農時相復奏移之江西星吉馳赴任比至江東

復有詔令守江州時江州城已陷趙普勝周驢等擁眾

據池州太平

注俱見前

諸郡號百萬星吉募兵得三千人趨

銅陵

南唐縣今屬池州府

克之禽周驢奪其船六百艘軍聲大振

於是復池州分兵攻石埭

梁縣今亦屬池州府

諸縣進據清水灣

又大破之賊久圍安慶聞風燒營遁去遂進復湖口縣
克江州留兵守之命王惟恭柵小孤山星吉自據番陽
口綴江湖要衝以圖恢復日久援不至賊乘大艦來攻
編葦筏塞上下流火之星吉率兵力戰眾外且盡星吉
猶堅坐不動中流矢而仆賊素聞其名不忍害昇至密
室乃蘇羅拜餽食星吉斥之凡七日乃自力而起北向
再拜曰臣力竭矣遂絕

以察罕特穆爾

字廷瑞系出北庭家河南爲潁州沈邱人按察罕特穆爾舊作察罕帖木兒今改後

仿

此爲汝甯府達嚕噶齊李思齊

信陽羅山人

知府事

時汝潁賊兵愈熾不數月江淮諸郡皆殘破朝廷徵兵
致討卒無成功察罕特穆爾與李思齊同奮義起兵邑

中子弟從者數百人設奇計襲破羅山事聞遂竝授以

官于是所在義士俱將兵來會得萬人屯沈邱

唐縣今屬陳州

府自成一軍數與賊戰輒克捷

趙均用入濠州據之

時徐州既下彭早住趙均用率餘黨奔濠州托克托命賈魯追擊之均用與郭子興孫德崖極力拒守會魯卒兵乃解去早住均用遂據濠城稱王初二人本以窮蹙來奔子興與德崖反曲已下之事皆稟命遂爲所制既而早住外均用益自專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九十八